尤利斯·该撒

莎士比亚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尤利斯·该撒

〔英〕莎士比亚著

曹未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人　　物

尤利斯·該撒

奥达維·該撒
馬可·安東尼
M·埃米尔·雷彼得斯
尤利斯·該撒死后的三执政

西塞罗
波布列斯
鲍皮列斯·列納
元老

馬可斯·布魯特斯
加修斯
卡斯卡
特里邦尼斯
萊加利斯
达修斯·布魯特斯
麥特勒斯·辛伯
心納
反对尤利斯·該撒的人們

佛拉徽斯和**馬魯勒斯**　民政官

阿提米道勒斯　奈得斯地方的修辞学教师

算命的人

心納　詩人

又一詩人

路細勒斯
蒂丁諾斯
麥沙拉
小开多
伏倫諾斯
}　布魯特斯和加修斯的朋友

瓦罗
克立特斯
克勞迭斯
斯特拉多
陸修斯
达旦諾斯
}　布魯特斯的僕人

平达魯斯　加修斯的僕人

佳尔勃雅　該撒的妻子

鮑霞　布魯特斯的妻子

元老、市民、警衛、侍从等各多人

景

罗馬：沙地士附近；非力比附近

第 一 幕

第一場 罗馬。大街

〔佛拉微斯，馬魯勒斯，和一群平民同上。

佛拉微斯 走吧！回去，你們这群懶家伙，都回家去：

今天是假日嗎？怎么！你們連这个都不懂，

做了手藝人，在干活的日子出來走动

就应该带上你们干的那一行的

家伙嗎？告訴我，你是个干什么的？

民一 我，老爺，是个木匠。

馬魯勒斯 你的皮裙子和你的木尺在哪兒？

你穿上你这件最漂亮的衣裳干什么？

还有你，老爺子，你是个干什么的？

民二 是，老爺，比起一位好手藝人來，你可以說，我只不过是一个笨匠。

馬魯勒斯 可是你究竟是个干什么的？直截了当地告訴我。

民二 这一行買賣，老爺，我希望干起來絕不会坏了良心；这一行，老爺，眞个的，是專門修理坏底子的。

馬魯勒斯　什么買賣，你这个笨蛋？你这个搗乱的笨蛋，你是个干什么的？

民二　别这样，老爺，我請你，可不要跟我冒火：如果你冒了出來，老爺，我可能够給你打个掌子。

馬魯勒斯　你这叫什么話？給我打个掌子，你这个沒有祀貌的家伙！

民二　是啊，老爺，給你的鞋打个掌子。

佛拉徽斯　你是个鞋匠，是不是？

民二　一点不錯，老爺，我就靠一把錐子过日子：我不管什么商人的事，也不管什么妇道人家的事，就是靠一把錐子。我是个一点不含糊的破鞋郎中，老爺；如果它們遭了大难，我馬上叫它們起死回生。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漂亮人物，沒有我的手藝，他就穿不上皮鞋。

佛拉徽斯　可是你今天为什么不呆在你的鋪子里？
你領着这一群人在街上乱跑干什么？

民二　不瞞你說，老爺，就是要把他們的鞋底磨破，好給我自己多找点生意。不过說真的，老爺，我們是歇了工；特地來瞻望該撒，欢迎他凱旋的。

馬魯勒斯　欢迎个什么？他帶回來什么勝利？
有些什么俘虜随着他來到罗馬，
倒剪着双手为他的战車增加荣名？
你們这些木头，石头，蠢材不如的人們！
哎喲你們这些殘忍的鉄石心腸的罗馬人，
你們已經不記得彭貝了？你們有多少回

爬上了高牆与城堞，攀登到
塔頂与窗头，是啊，甚至都爬上烟囱口，
你們把孩子抱在怀里，在那里
从早到晚地坐着，耐着性子等着
看偉大的彭貝从罗馬的街衢上走过：
那时候只要你們才望見他的战車一眼，
你們豈不是也曾齐声地迸出呼喊
使那泰伯河的巨流，都因为你們的
震天連喊傳到了它的空闊兩岸
而在它的河身深处激动抖顫嗎？
可是你們現在又來穿上最漂亮的衣裳？
你們現在又來憩一天工？
你們現在可是來把鮮花抛在那踐踏着
彭貝的血迹而勝利归來的人的面前嗎？
走吧！
赶快跑回家去，屈膝下跪，
向諸神祈禱赦免你們这一陣
必將因为这种忘恩負义而降臨的大瘟疫吧。

佛拉微斯　走吧，走吧，老鄉們，为了犯了这个錯，
你們去把你們这帮窮人都召集起來；
領他們到泰伯河岸上去，你們去好好地
哭上一場，一直哭到那低流的河水
都漲到了漲潮时候的最高堤岸。

〔全部平民均下。

你看，誰說他們的愚質不能感动；

他們都啞口無言地怀着疚慚走了。

你往那边到大庙去；

我往这边走：只要你看見

有什么塑像上披着華采，你就把它都拉下來。

馬魯勒斯　我們能这么干嗎？

你知道这是为了盧佩克節的。

佛拉微斯　沒有关系；反正不能讓塑像为了

該撒的勝利而打扮起來。我要多走几处，

把街上的閑人驅逐个干淨：

你也这样办，哪里人多你就到哪里去赶。

把該撒翅膀上新增的羽毛都拔掉了

才会使他同一般人飛得一样高，

若不然，他可就要飛到我們的視綫之外，

叫我們全都像奴隸一样不敢抬头了。

〔同下。

第二場　公共場所

〔出場乐。該撒，安东尼，佳尔勃雅，鮑霞，达修斯，西塞罗，布魯特斯，加修斯，卡斯卡同上。一大群人后随，其中有一个算命的人。

該撒　佳尔勃雅！

卡斯卡　肅靜，啊！該撒說話了。

〔音乐立止。

該撒　　　　　　　　　　　　　　　　　　佳尔勃雅！

佳尔勃雅　我在这兒，我的大人。

該撒　当安东諾斯往前跑的时候，

你要迎着他站着。安东諾斯！

安东尼　該撒，我的大人？

該撒　你飛奔的时候，安东諾斯，不要忘記

碰佳尔勃雅一下；因为我們的長輩說，

不育的妇人在这一次聖祭中被碰一下，

就能够擺脫她們的不育的罪孽。

安东尼　　　　　　　　　　　　我記得。

只要該撒說一声“做这件事”，这事就做成了。

該撒　开始吧，不要删除什么仪式。

〔音乐再起。

算命人　該撒！

該撒　哈！誰叫我？

卡斯卡　令万声齐住：肅靜啊！

該撒　是什么人在人群里喚我？

我听見一个声音，比所有的音乐都嘹喨，

在呼喚“該撒”。說吧；該撒在傾听了。

算命人　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撒　　　　　　　　　　这是个什么人？

布魯特斯　有一个算命的人吩咐你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撒　領他到我的面前來；讓我看看他的臉。

加修斯　伙計，从人群里走出來；抬头看該撒。

該撒 方才你同我說些什么？再說一遍。

算命人 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撒 他是个說夢話的；我們离开他吧：走。

〔起身乐。除布魯特斯和加修斯外，均同下。

加修斯 你想去看祭神競賽的場面嗎？

布魯特斯 我不去。

加修斯 我請你，还是去吧。

布魯特斯 我不想玩：我实在缺乏

安东尼的那种好活动的勁兒。

不过，加修斯，也不要讓我妨碍了你；

我先走了。

加修斯 布魯特斯，我近來頗曾注意观察你：

我覚得你的眼睛好像失去了你从前

所常有的那种温和与慈爱的光芒：

你对待爱你的朋友的确是

有点太冷淡，太嚴肅了。

布魯特斯 加修斯，

請你不要上当：如果我的面色有所改变，

我也只是把我臉上所表現的苦惱

轉給我自己的內心去看。我近來

很为了一种心情上的矛盾而煩悶，

这些思想僅与我自己有关，

它們也許影响了我的外表，

但是却不要使我的好朋友們也因此而担心——

在这些人当中，加修斯，你乃是一位——
他們当然更不可以推敲我的疏忽，
因为事实上只是可憐的布魯特斯在和自己作战
因而就忘了向別人表示友情。

加修斯 那么，布魯特斯，我是太誤会你的心情了；
可是因此在我的心里却种下了
一些大有价值的意見，值得反复思考。
告訴我，好布魯特斯，你能看見自己的臉嗎？

布魯特斯 不能，加修斯；因为眼睛是看不見自己的，
除非用鏡子，或別的物件。

加修斯 一点不錯：
只可惜，布魯特斯，你又沒有
那样一面鏡子把你心里深藏的珍宝
呈献給你自己的眼睛，令你看得見
你自己的眞形。我曾經在許多
最令人敬爱的罗馬人往來的地方，
除了不朽的該撒，听人談起过布魯特斯，
他們一面在这时代的重压之下呻吟，
一面却在盼望高貴的布魯特斯能够明察。

布魯特斯 加修斯，你打算引我到个什么危險地方，
你可是想要我在自己的身上
找出些什么我从來沒有过的事物嗎？

加修斯 正是，好布魯特斯，所以才請你用心听：
你旣然知道你不用鏡子就不能淸晰地

看見你自己，那么我就是你的鏡子，
我可以把你自己还不知道的眞像
老老实实地托出來給你看看。
請你不要猜疑我，可敬的布魯特斯：
如果我是个常被人家取笑的人，或者是
一个随便用那种無聊的讕言讕語來作踐
每一位对我眞誠相爱的朋友；如果
你知道我曾經向什么人搖尾乞憐，緊緊地
糾纏他們，然后再詆毀他們；或者你知道
我一向在宴会上是个花天酒地的人，
然后你再把我当个危險人物看待。

〔鼓号声，欢呼吶喊声。

布魯特斯 这种欢呼是什么意思？我眞怕老百姓
会把該撒选做他們的王。

加修斯 啊，你怕这个？
那么我就必須認为你是不願意讓它实現的了。

布魯特斯 我不願意，加修斯，但是我深深地爱他。
可是你为什么在这里糾纏我这样長久？
你到底想告訴我一些什么事？
如果是一件对于众人有益的事，
那么，即使左面是荣譽右面是毀滅，
我对待它們也絕不会有任何偏心：
因为，請天神們祝福我，讓我热爱
荣譽更甚于懼怕死亡吧。

加修斯　这种德行，我知道你有，布魯特斯，
就像我清清楚楚地看得見你的外表一样。
是啊，荣譽正是我現在要談的題目。
我說不出你和別人对于这种日子
怎样看法，不过，在我个人看來，
我眞是寧願不再活下去，也不願意
活着而一天到晚怕一个同我一样的人。
我生來同該撒一样自由；你也是这样：
我們吃的是一样的粮食，我們都能
和他一样抵抗冬日的嚴寒：
有一次，在一个風狂浪大的日子里，
翻山倒海似的泰伯河怒打着兩岸，
該撒对我說"加修斯，現在你敢
同我一起跳到这汹涌的怒流里
泅水到对岸嗎？" 当时我全身軍裝，
可是我听了这句話立刻就跳了下去
叫他跟我來：果然他也照做了。
那洪流怒吼如山倒，我們用健壯的臂力
向前推進，撥开一浪又是一浪，
用坚决不退却的勇气向前竄進；
但是在我們还沒有泅到預定的地点之前，
該撒喊起來了"救命，加修斯，我要沒頂了！"
我那时，就像我們的偉大祖先伊涅斯
从特洛伊城的大火中把年老的安琪斯

抗在肩上救出一样，我也就把这个
精疲力竭的該撒救出了泰伯河的怒涛；
而这个人現在却变成了神明，而加修斯
却是个可憐的生灵，只要該撒漫不經心
点一点头，他就得赶快躬身致敬。
当他在西班牙的时候他有一次得了瘧疾，
在他的瘧疾發作的时候，我親眼看見他
一个劲兒地發抖：一点不假，这个神也抖过；
他那無用的嘴唇，完全失去了色澤，
而这一双令全世界都驚惶失措的眼睛
也完全丧尽了光芒：我親自听見他哼哼：
是啊，他的那条舌头現在吩咐所有的罗馬人
都听他發言，还要把他的話記錄在本子上，
眞要命，当时却喊道，“給我点水喝吧，蒂丁諾斯，”
像个害病的小姑娘似的。天上的神哪！
像这样一个脆弱無用的人也能够領導
这样一个壯丽輝煌的世界，独自撑起
勝利的旗帜，这眞叫我驚訝不已。

〔鼓号声。欢呼吶喊声。

布魯特斯　又是一次全場欢呼！
我想这些欢呼吶喊一定是为了
加在該撒身上的一些新荣譽。

加修斯　当然啦，朋友，他眞是像一个巨人似地
横跨在这小小的世界之上，而我們这些小人物



就在他的巨腿之間踽踽独行，探头縮腦地
走向我們的毫無光采的坟墓。
人們有时候是他們自己命运的主人：
親愛的布魯特斯，我們的命并沒有錯，
錯的乃是我們自己，都是我們自己把我們变成了底下
　　人。
布魯特斯，和該撒：那个該撒又有些什么？
为什么那个名字就該比你的更为响亮？
把它們寫在一起，你的名字也同样美丽；
念一声，也都一样地順口；
称一下，一样的重；用它們召請鬼神，
布魯特斯也能和該撒一样使天神降臨。
可是現在，所有的神明在上，
咱們的这位該撒究竟吃了些什么肉
竟長得这样偉大？时代啊，你受汚辱了！
罗馬啊，你簡直丧尽了高貴血系的体統！
自巨大的洪水时期以來，可曾有过
一个时代，其中只有一个人独享盛名？
到現在为止，有什么人敢在提到罗馬的时候，
說它的寬廣的城垣只是为了拱衛一人？
現在，可眞是个罗馬城，这样大的地方，
里面一共才住了一个人。
唉，你和我都听見我們的先人說过
从前有过一位布魯特斯寧願容忍

永恒的魔鬼統治罗馬，也不肯讓这里
出現一个帝王。

布魯特斯　你眞心爱我，我一点也不怀疑；
你打算鼓动我去干的事，我也有些了解：
至于我对这件事和这种年代的想法如何，
我以后再慢慢地說；至于目前，
我願意誠恳地告訴你，我不打算
再受什么鼓动了。你說过的話，
我一定考慮；你还想要說的
我也一定耐心地听，然后另找一个妥当的时候
一面听取一面答复这种重大的事。
在那时以前，我高貴的朋友，你且細味这一点：
布魯特斯寧願做一个鄉下人
也不願意在这种时代所可能加給
我們的为难情况之下，自尊为
罗馬的一个子孙的。

加修斯　我眞高兴我的这些無力的言詞
竟会使布魯特斯迸發了这許多火花。

布魯特斯　競技已經完了，該撒也回來了。

加修斯　等他們走过的时候，牽一下卡斯卡的袖子；
他一定会用他那一种刻薄的样子
告訴你今天發生一些什么值得注意的事。

〔該撒和他的随从人等又上。

布魯特斯　我就这样办：可是，你看，加修斯，

该撒前额上的那一块疤漲得發亮，
他后面的那一群全像是剛挨过駡的样子：
佳尔勃雅的兩頰蒼白，西塞罗的兩眼
同黃鼠狼似的滴溜溜乱轉，直冒火，
就同我們在議会里看見他被一些元老
当面質問的时候一模一样。

加修斯　卡斯卡会告訴我們是为了什么。

該撒　安东諾斯！

安东尼　該撒？

該撒　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是些胖子，
圓头圓腦的人，能够一夜睡到天亮的人：
那边那个加修斯尖嘴猴腮，活似餓狼；
他想得太多：这种人是危險的。

安东尼　不用怕他，該撒；他沒什么危險；
他是个高貴的罗馬人，品德善良。

該撒　但願他能再胖点！我当然不怕他：
不过，如果在我的名下也要懼怕的話，
我却不知道有什么人比这瘦子加修斯
更叫我想躲得远些。他好看書；
他是个大观察家，不管别人干些什么事
他一眼就能看到底：他不像你那样
喜欢看戲，安东尼；他也不爱音乐：
他难得有笑容，每逢笑一笑
都好像在譏笑他自己，好像完全瞧不起

他的灵魂，居然对这样的事也会露笑容。
像他这种人，只要有人比他高貴偉大，
他就永远在心里覚得不安逸，
所以他們这种人是非常危險的。
我只不过告訴你什么是可怕的事
而并不是說我怕誰；因为我永远是該撒。
到我的右边來，因为这只耳朵有点聾，
你老老实实地告訴我你覚得他怎样。

〔喇叭声。該撒和他的随从全下。留下卡斯卡。

卡斯卡　你牽我的衣服；你有話和我說嗎？

布魯特斯　是啊，卡斯卡；告訴我們今天發生了什么事，
讓該撒这样滿臉怒容？

卡斯卡　什么，你們不是也都在場嗎？

布魯特斯　在場就用不着問卡斯卡發生什么事了。

卡斯卡　沒什么，就是因为有人献給他一頂王冠：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用手背把它推开了，就像这样：于是群众就大声喊叫起來。

布魯特斯　第二次喊叫又是为了什么？

卡斯卡　什么，也是为了这个啊。

加修斯　他們喊过三次：最后一次又是为了什么？

卡斯卡　什么，还是为了这个。

布魯特斯　把王冠献給他三次嗎？

卡斯卡　是啊，一点不錯，正是这样，他也推辞了三次，可是一次比一次勉强；他每推辞一次，我的老实鄉親們就拚

命喊叫。

加修斯　是誰把王冠献給他的？

卡斯卡　那还用問，当然是安东尼。

布鲁特斯　你把他進献的样子描繪給我們听听，好卡斯卡。

卡斯卡　我眞是寧願走上断头台也不願意描繪那种样子：那簡直是在故意搗鬼；我也沒有好好看。我只看見馬可·安东尼献了一頂王冠給他：其实并不是什么眞的王冠，只不过是一頂小小的冕；然后，就像我告訴你們的那样，他第一次推辞了：不过虽然如此，我却認为，他是很想接受下來的。然后他又向他献了一次；他又推辞了一次：可是我覺得，他实在是舍不得把手放开。随后他又献了个第三次；他第三次也推辞了：这时候他一面推辞，那全場上下的群众就拚命喊叫，使勁鼓他們的干裂的巴掌，高高地抛起他們汗臭的帽子，为了該撒拒絕了王冠，他們吐出來那許多刺鼻的臭气，差一点都把該撒熏死；因为他馬上暈倒了摔在地上：至于我这方面，我也不敢笑，因为我怕一張嘴就要灌一肚子臭气。

加修斯　可是，我請你慢点說：怎么，該撒暈倒了？

卡斯卡　他摔在廣場上，口吐白沫，一点声音也沒有。

布鲁特斯　这是可能的：他有羊癲瘋的毛病。

加修斯　不对，該撒沒有这种病：乃是你，我，
同老实的卡斯卡，我們有羊癲瘋。

卡斯卡　我不懂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只是我的确看見該撒摔倒了。如果那些乱嘈嘈的人們沒有像在戲園子里对

戲子似的那样，依他們的爱憎捧他或是嘘他的話，我就不是人。

布魯特斯 他苏醒过來以后，說了些什么？

卡斯卡 他嗎，在他沒有暈倒以前，当他發現場子里的人們都欢迎他拒絕王冠，他一把就扯开了他上衣的前襟，叫他們割他的脖子。如果我是个無論干哪行買賣的人，我若是不听他的話，我才叫眞該打入十八層地獄，与那些混蛋为伍。这时候他摔倒了。等他苏醒过來的时候，他說，如果他做錯了什么事，說錯了什么話，他希望他們各位大人原諒他有病。在我站的地方有三四个女人齐声喊道，“啊呀，眞是个好人！”她們从心眼里都原諒了他：但是这种人用不着多管；就是該撒刺殺了她們的娘，她們也还是会这样的。

布魯特斯 然后，他就是这样悻悻地走了嗎？

卡斯卡 是啊。

加修斯 西塞罗說什么沒有？

卡斯卡 說了，还是希臘文。

加修斯 說的是什么？

卡斯卡 什么，若是我听得懂，我就再也見不到你的人了：但是懂得他的話的人都相視而笑直搖头；不过对于我，还是一点不懂。我还可以告訴你一点新聞：馬魯勒斯和佛拉徽斯为了撕毁該撒像上的彩綢，已經被收拾了。再見吧。如果我的記性再好点，还有的是笑話呢。

加修斯 你今天晚上到我这里來吃飯怎样，卡斯卡？

卡斯卡　不行，我已經有約了。

加修斯　明天怎样？

卡斯卡　好吧，如果我还活着，如果你的心思沒有改变，如果你的飯还值得一吃的話。

加修斯　好；我明天候你。

卡斯卡　就是这样：再見了，兩位。

〔下。

布魯特斯　这个人变得多么呆头呆腦的！
他上学的时候眞是个伶俐孩子。

加修斯　他虽然看起來有点迟鈍，
可是干起大胆的值得干的事來
他却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他的冲勁兒正是他才智的作料，
好讓人們听了他的話能有
更好的胃口來消化他的內容。

布魯特斯　就算这样吧。現在我先告辞了。
明天，如果你还有兴致和我談，
我可以到你府上來，或者，如果你願意，
到我家里來也好，我一定恭候。

加修斯　我一定來領教：在那时以前，多想想世界上的事。

〔布魯特斯下。

好嗎，布魯特斯，你是高貴的；可是，我認为，
你那可敬的本質却还是可以被强扭
离开它本來的軌道：所以最好

高貴的人們还是永远同他們的同类为群；
因为誰能够坚定到不受誘惑呢？
該撒对我的手段好狠；但是他尊敬布魯特斯：
如果現在我是布魯特斯而他是加修斯，
他就不該讓我說这許多話。在今天夜里
我要用多种不同的筆迹寫成書信，扔進
他的窗口，好像是有許多市民寫信給他，
他們不約而同地全說罗馬人
多么敬重他的名字，同时
隱隱約約地暗示出該撒的野心：
在这以后就讓該撒牢牢地坐着吧；
因为我們要搖撼他，不然就要更受罪了。

〔下。

第三場　街上

〔雷电交作。卡斯卡拔刀出鞘，和西塞罗从兩端同上。

西塞罗　晚上好，卡斯卡：你把該撒送到家了嗎？
你为什么这样气喘嘘嘘的？眼色慌張？

卡斯卡　你怎么能不震动，当整个大地
都像不穩的基礎搖撼？唉西塞罗，
我也見过風暴，見过放肆的狂風
連根拔起粗壯的巨樹，而且我也見过
漫天的海水白沫四濺，冲激顛狂，

在低压压的烏云之下更显得高漲；
但是一直到今晚，到現在，我却从沒有
經过这样一种乱抛火球的雨暴風狂。
若不是在天上發生了內乱，
便定然是这人間冒犯了天神太魯莽，
激起了他們的怒火使他們投下了毁滅。

西塞罗　怎么，你看見了什么非比尋常的事？

卡斯卡　有一个普通的奴才——你看見他就能認識——
举起了他的左手，手上熊熊地燒着
足抵得上二十个縛在一起的火把，
而他的手旣不覺得火燙又沒有燒焦。
此外——一直到現在我的刀还沒有入鞘——
在大庙附近我还遇見一头獅子，
它睁大着眼睛看我，一点也沒有理我
就陰沉沉地走过去了：还有一个地方
麕集着足有一百名妇女全都形狀可怖，
吓得面無人色，她們發誓說看見了
許多男人全身是火在街上來回奔走。
而在昨天，就在大天白日正午时候，
有一只猫头鷹在市場的中心高踞着，
怪声叫囂个不停。当这許多
不尋常的事都凑在一起，人們就再不該說
“这是它們的本性：这些都不足为奇”：
因为，我相信，它們發生在哪里

对哪里就都是不吉的預兆。

西塞罗　的确是，这种年头的确有些反常：

但是人們还是可以根据他們自己的意圖

加以解釋，全不理会那些現象的本意。

該撒明天到大庙去嗎？

卡斯卡　他去的；因为他已經吩咐过安东諾斯

傳話給你說他明天到那里。

西塞罗　那么晚安吧，卡斯卡：这样动蕩不定的天气

很不合適到处走的。

卡斯卡　　　　　　　　　　　再会，西塞罗。

〔西塞罗下。加修斯上。

加修斯　是誰？

卡斯卡　　　　是罗馬人。

加修斯　　　　　　　　　卡斯卡，是你的声音。

卡斯卡　你的耳朵眞不錯。加修斯，这是什么晚上！

加修斯　对于老实人倒是怪心安理得的。

卡斯卡　什么人知道老天爺会这样吓唬人？

加修斯　只有深知这人間罪惡的人才知情呢。

至于我，我在街上到处乱走，

把我自己完全交給这危險的夜晚，

而且，你看，卡斯卡，还像这样解开衣襟，

把我的胸膛赤裸裸地对着电火；

当那斜來的閃藍的电光劈开了

天宇的时候，我甚至还把我自己

整个挺身在閃电的鋒芒所指的中心。

卡斯卡　但是你为什么这样試探天意？

当那些最强大的天神用种种暗示

用如此可怕的信号來威吓我們的时候，

人們的名分就只应当是畏懼与战栗。

加修斯　你眞愚蠢，卡斯卡，你簡直缺乏

一个罗馬人所不能沒有的生命的火焰，

若不然你便是有而未用。你面色發白，

兩眼發直，看見了蒼天不常見的暴躁，

你就吓成了一团，沒头沒腦地惊奇不止：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它的眞正原因：

为什么有这許多电火，为什么有这許多夜游的鬼魂，

为什么这許多飛禽走獸都迷失了本性，

为什么老年人变成無知，兒童反而深思熟慮，

为什么这一切事物都改变了它們的法則，

它們的天性与它們的已然成性的習慣，

变成了不可思議的样子，好，你就会發現

老天爺乃是故意叫它們这样改变

好讓它們成为一种指示憂慮与警告的工具，

指出了一种違反天理的狀态。

現在，卡斯卡，我就向你指出一个人，

他最像这种駭人的夜晚，

既打雷，又閃电，劈开無数坟墓，

同大庙里的那头獅子一样咆哮，

在他个人行事上,同你和我比
一点也不見得怎样了不起,可是
他却变得和这天地异相一样的駭人与可怕了。

卡斯卡 你說的是該撒;是不是,加修斯?

加修斯 管他是誰:因为今天的罗馬人
和他們的祖先一样也有銅筋鉄骨;
但是,目前却是苦! 我們祖先的雄心哪里去了,
我們身上簡直只剩下娘兒們的柔情了;
我們含辱忍垢的情形正說明我們有婆娘气味。

卡斯卡 眞的,听人說,元老們明天
打算立該撒为王;
不管他在什么海洋与大陸上冠戴称王,
在这意大利可是不行。

加修斯 那样我就該知道持劍到什么地方去了:
加修斯一定要首先解脫加修斯的奴役。
你們神哪,在这里你們把弱的变成最强,
你們神哪,在这里你們令暴君一敗塗地:
沒有任何堅固的石楼,千錘的銅壁,
也沒有任何不透風的暗牢,結实的鉄鏈,
能够抵得住精神的偉力;
而生命,只要它厭倦这人間的囚籠,
它就永远不会缺少毀滅它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知道这个,而且还知道其他一切,
知道我在忍受着一种什么样的虐政,

只要我高兴，我随时都可以將它擺脫。

〔雷声不住。

卡斯卡 我也能：

因此，每一个奴隸都在他自己的手里

掌握着解除他自己奴役的力量。

加修斯 既然如此該撒怎么竟然变成一个暴君？

可憐的人！我知道他做不成豺狼，

但是他却看淸了罗馬人原來都是綿羊：

如果罗馬人不是馴鹿，他也就不是雄獅。

凡是急于引燃一堆烈火的

都是先点着易燃的干草：罗馬究竟是什么廢材，

是什么破爛，是什么木屑，竟被当做是

下賤的引火的材料來顯揚一个

像該撒这样卑鄙的东西！但是，可痛啊，

你竟使我說到哪里去了？也許我对他說話的

正是一个甘心情願做奴才的人；有朝一日

也許我还要吃它的苦。但是我不怕，

什么危險我全都不放在心上。

卡斯卡 你是和卡斯卡說話，他这个人

向來不做賣友求榮的事。你握住我的手：

糾正这一切难过的事，我也有一分，

我一定把我的这只脚踏在

最前面的那个人的身旁。

加修斯 这事就算說妥了。

听我說，卡斯卡，我已經說服了
某一些最可敬的罗馬人物，
使他們和我在一起
去進行一件既光荣又危險的重要事業；
而我知道，在这时候，他們正在
彭貝雕像处等我：因为現在，在这駭人的夜晚，
在街上沒有一点动靜，沒有一个人行走，
天地之間的一切事物的形象
看起來都和我們即將着手的工作一般模样，
全都是血，全都是火，最最怕人。

〔心納上。

卡斯卡　快躲在一旁，有一个人匆忙地走过來了。

加修斯　是心納；我看那走路的样子就認出他來了；
他是自己人。心納，你这样急到哪兒去？

心納　來找你。这是誰？是麥特勒斯·辛伯嗎？

加修斯　不，是卡斯卡；也是参与我們这件事的
一个伙伴。沒有等我嗎，心納？

心納　我这才高兴。这种晚上眞可怕！
我們有兩三个人親眼看見了怪异的事。

加修斯　是不是在等我？告訴我。

心納　是，是在等你。
唉加修斯，如果你能够說服
那高貴的布魯特斯也來参加我們該多好——

加修斯　你放心吧，好心納，拿这張紙去，

注意把它放在法官的座位上，
只有布魯特斯才能够見到，再把这个
从他的窗口扔進去；用蠟把这个
貼在老布魯特斯的石像上：一切都办完了，
你再到彭貝的雕像处來，我們在那里等你。
达修斯，布魯特斯和特里邦尼斯都來了嗎？

心納　除了麥特勒斯·辛伯都在；他到你的家
找你去了。好吧，我馬上就去
把这些紙片都照你吩咐的一一处理。

加修斯　办完了，就立刻到彭貝的雕像那里來。

〔心納下。

我們走，卡斯卡，我們两个在天亮以前
还得到布魯特斯的家里去見他：他的三分
已經屬于我們，再經过一次接触
他这个人的全部也就归我們所有了。

卡斯卡　啊，他高踞在一切人們的心里；
凡是在我們身上看起來令人生厭的
只要有他到場，就会同最奇妙的魔術一样，
立刻变成德行，变成無价的奇珍。

加修斯　他，他的身分，以及我們的迫切需要他，
你的估計完全正确。我們走吧，
因为現在已經过了半夜，在天亮以前
我們一定要見到他，把他掌握得牢牢的。

〔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場　罗馬。布魯特斯的花園里

〔布魯特斯上。

布魯特斯　我說，陸修斯，喂！

看着星斗的移动，我还猜不出來

再等多久才天亮。陸修斯，我說！

我眞願意我也有这种毛病，睡得这样熟。

什么时候了，陸修斯？醒醒，我說！喂，陸修斯！

〔陸修斯上。

陸修斯　你喊我嗎，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到我的書房里去把燭火点起來，陸修斯：

点好之后，再到这里來喚我。

陸修斯　是，我的大人。

〔下。

布魯特斯　只能讓他死：不过，在我这方面，

除非为了大家的福利，我个人却沒有理由

仇視他的。他也許会加冕为王：

問題是这件事不知道会把他改变多少：
只有在晴天朗晝，毒蛇才会出現的；
而这样，走路就該特別小心。讓他加冕？——
那个——我恐怕正是給他一根毒刺
讓他任意去危害別人了。
有权力而不以慈悲为怀的人
就一定会濫用权力：不过，該撒这个人，
說眞的，我倒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
曾濫用过爱憎丧失过理智。但是一般的經驗都是这样，
卑微乃是年輕的野心的進身之階，
往上爬的人总是朝着这个方向望；
但是只要他有朝一日爬到了最高層，
他馬上就背过身去，再也不看这階梯一眼，
只是向天上云端里望，再也瞧不上
他所从來的底層了：該撒也会这样；
怕他这样，就必須禁止他。因此，
旣然我們反对他幷不是因为他現在已經这样，
那么就这样來想吧；从他現在这种情况
再發展下去，就会趋向这样一些那样一些極端：
所以，現在就要拿他当个蛇卵看待，免得
在孵化之后出自天性地为非作歹，
还是乘它在殼里的时候殺了他。

〔陸修斯又上。

陸修斯　大人，你書房里的蠟燭已經点着了。

我在窗口上找火石的时候，我發現
这一封密封的信，而我确实知道
在我去睡覚以前它是不在那里的。

〔遞給他一封信。

布魯特斯　你再去睡覚吧；天还沒有亮呢。
孩子，明天是不是三月十五？

陸修斯　我不知道，大人。

布魯特斯　去看看曆本，回來告訴我。

陸修斯　是，大人。

〔下。

布魯特斯　天上的夜光閃閃，这样明亮，
我这样看都看淸了。

〔拆开信，讀信。

"布魯特斯，你睡着了：醒醒，看看你自己。
难道罗馬就該……說話啊，动手，糾正。
布魯特斯，你睡着了：醒醒吧。"

这种煽惑鼓动的話
我在許多地方都拾到过。
"难道罗馬就該，等等的話"。我必須这样接下去：
难道罗馬就該慴服在一个人的威力之下嗎？啊，罗馬？
在达昆自立为王的时候，我的先宗列祖們，
就把他逐出罗馬的街头。
"說話啊，动手，糾正。"他們可是在請求我來
說話和动手嗎？啊罗馬，我向你約定，

如果必須有糾正的一天，你就將
在布魯特斯的手里得到充分的保証！

〔陸修斯又上。

陸修斯　大人，三月是已經过去十四天了。

〔幕后敲門声。

布魯特斯　很好。你去开門；有人敲門。

〔陸修斯下。

自从加修斯第一次鼓励我反对該撒
我就沒有睡好过。
在一件可怕的行为的第一次动議
与执行之間，它整个的过程都像是
一陣恍惚的感覚与可怖的噩夢：
护命神和肉体的一切官能
这时都像在議会大事，而人的情形，
就和一个小小的王國似的，仿佛面臨着
一次起义的事。

〔陸修斯又上。

陸修斯　大人，是你的兄弟加修斯在門口
他要求進來見你。

布魯特斯　只有他一个人嗎？

陸修斯　不，大人，还有几个別的人。

布魯特斯　你認識他們嗎？

陸修斯　不，大人；他們的帽檐緊貼在耳朵上，
他們的半边臉也都深藏在大衣里，

我簡直沒有办法从他們的面貌上
認清他們是誰。

布魯特斯　　　　讓他們進來。

〔陸修斯下。

他們一定是同党。唉造反的行为，
怎么，甚至在罪惡最敢放肆的黑夜里，
你还要羞于露面嗎？啊，如果那样，到了白天
你到哪里才能够找到一个黑黑的洞穴
來掩藏你丑惡的面目呢？不用找了，造反，
你就藏在笑容与伪善当中吧：
因为如果你用你的本來面目出現，
就是最下層的地獄本身都还是不够黑暗，
还是不能使你免于暴露的。

〔加修斯，卡斯卡，达修斯，心納，麥特勒斯·辛伯及特里邦尼斯同上。

加修斯　我想我們在你休息的时候闖進來眞是太大胆了：
早安哪，布魯特斯，我們是不是打擾你了？

布魯特斯　我到現在还沒有合过眼，一夜沒有睡。
和你同來的这些位，我都認識嗎？

加修斯　認識的，每一位都認識；这里所有的人都是
深深地敬爱你的；他們每一位都盼望
你能够对于你自己有那样一种要求
正同每一位高尚的罗馬人所期待于你的那样。
这位是特里邦尼斯。

布魯特斯　　　　　　　　　欢迎他到这里來。

加修斯　这位，达修斯・布魯特斯。

布魯特斯　　　　　　　　　他也是受欢迎的。

加修斯　这位，卡斯卡；这位，心納；和这位，麥特勒斯・辛伯。

布魯特斯　都欢迎他們。

是什么令人不眠的焦慮使你們

在夜里也不能合眼呢？

加修斯　我能不能說一句話？

〔他們倆退到一旁耳語。

达修斯　这边是东：天不是从这边亮起來的嗎？

卡斯卡　不是。

心納　啊，对不起，大人，是从这边亮起來的，

那鑲在云边的灰色条紋帶來了黎明的消息。

卡斯卡　你們不能不承認你們都錯了。

太陽上升的地方是在我的劍尖所指的方向；

在一年当中这样的初春时節，

它上升的地方是远远地偏在南方。

大約在今后兩个月，它逐漸北移

它初露地面的地方，才移到

正东，就在那大庙聳立的高处。

布魯特斯　把你們的手都遞給我，一位接一位。

加修斯　我們都來發誓表示我們的决心吧。

布魯特斯　不，不要發誓：如果人們的臉容，

我們思想中的磨难，这时代的虐政，——
还不能有力地推动我們，那么还是趁早散了伙，
每一个人都立刻回去睡懶覚吧；
就讓那殘酷的暴政肆意横行到我們
一个挨一个都倒下去的时候。但是如果这些，
我确信無疑，有足够的火焰能够
振發懦怯，能够把妇人似的弱質
用勇气鍾成精鋼，那么，同胞們，
除了我們的事業之外还需要什么其他动力
來刺激我們去匡正时弊呢？罗馬人的諾言
一言旣出就永不反悔，除了这个
还要什么其他契約？除了以誠心和
誠心相結，这事如果不成，
我們便用生命作抵之外，还要說什么别的誓言？
僧侶，懦弱的人，說謊欺天的人，
老弱的行尸走肉，以及逆來順受的
可憐虫，他們才發誓；为了干坏事怕引起
别人怀疑的人才發誓：但是可别讓它
玷污了我們这件事業的公正無邪的德行，
和我們这种精神的不可遏止的气概，
否則就好像是我們的动机或是我們的行事
会要一句誓語來保証似的。如果在一个
罗馬人身上所有的高貴血液中的任何一滴，
如果他毁弃了他自己口中所承諾的

任何一句諾言的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

就簡直是等于犯了重大的欺天罔人之罪。

加修斯　但是西塞罗怎样？我們要不要去試探他？

我認为有他同我們在一起会很有力量的。

卡斯卡　我們千万不要放过他。

心納　　　　　　　　　　　　　　是的，絕不能放过他。

麥特勒斯　啊，我們一定要把他弄过來，因为

就是他的那一头白髮就会使我們得到好評，

会使許多人称贊我們的行为：

他們一定会說是他的决定指使我們的行动；

我們的年輕与魯莽在他的庄重的掩盖之下

就会一点也不顯得突出了。

布魯特斯　啊，不要提他：我們万不能告訴他，

因为他是絕对不会参加别人

所首先發起的事的。

加修斯　　　　　　　　　　　那么就不要他吧。

卡斯卡　他的确是不合適的。

达修斯　除了該撒一人而外，就不碰别人嗎？

加修斯　达修斯，問得好：我認为馬可·安东尼

該撒那样地爱他，讓他在該撒死后还活着

实在很不妥当：我們会發現他是一个

詭計多端的陰謀家；而你們也知道他的办法，

如果他能進一步加以施展，他就会施展得

使我們每人都会感到麻煩：为了避免这个，

就該叫安东尼和該撒一道命丧黄泉。

布魯特斯　我們那样就未免太好殺人了，开伊斯·加修斯，

砍下了他的头，还要肢解他的尸体，

就像在盛怒之中殺人，事后还不解恨似的；

因为安东尼只不过是該撒的一个肢体：

讓我們做献祭的人，可不要做屠戶，开伊斯。

我們起來是为了反对該撒的專制精神，

对付人們的精神是不需要血的：

是啊，我們如能解决該撒的精神

而不毀掉他該多好！但是，可悲的事，

該撒却不能不为之流血！因此，好朋友們，

我們尽管勇敢地殺他，可不能怀恨；

我們宰割他是为了拿他去祭神，

而万不能砍殺了他好像是拿他去喂狗：

讓我們的心，像聪明的主人那样，

慫恿他的奴僕去干一件怒气冲冲的事，

然后又好像責备他們似的。这样就会

使我們的企圖顯得必要而并不覚得是泄忿：

这一件事，在一般人眼里如果是这样，

那么他們就会称我們是志士而不是凶手了。

至于馬可·安东尼，不用再提他了；

因为当該撒的头已經落地之后，

他只不过是他的一只死臂膀。

加修斯　但是我担心他，

因为在他对該撒的根深蒂固的好感当中——

布魯特斯　啊呀，好加修斯，不用再想他：

如果他爱該撒，他也再做不了什么

除非对他自己，苦苦地想念，替該撒死：

而那样就够他受的了，因为他这个人

天性好玩，放縱無度，濫交朋友。

特里邦尼斯　用不着怕他；就不用叫他死了；

因为他可以活着，以后他还会覚得可笑的。

〔鐘响。

布魯特斯　住声！数鐘响。

加修斯　　　　　　　　　响了三下。

特里邦尼斯　到分手的时候了。

加修斯　　　　　　　　　　　但是还不能肯定

該撒今天是不是一定会出來；

因为他近來变得很迷信，

完全改变了他从前对于鬼怪，

夢和凶兆的主要看法：

这許多顯然是反常的現象，

这一个少見的駭人的夜晚，

以及他的算命人的警告，

也許会使他今天不到大庙里去。

达修斯　这事用不着担心：如果他决定不去，

我可以說服他；因为他喜欢听人說

独角犀碰見了樹就要上当，

狗熊怕鏡子，大象怕陷阱，
獅子怕繩網，而人却最怕奉承的人：
当我告訴他說他最恨奉承的人，
他就說不錯，而这时他正在迷住心竅。
讓我去設法；
因为我可以摸透他的眞性情，
我一定能把他送到大庙上來。

加修斯　好，我們都到那里去等他。

布魯特斯　八点鐘到齐：以那个时候为限怎样？

心納　就以八点鐘为限，誰也不要誤点。

麥特勒斯　开伊斯·萊加利斯恨該撒入骨，因为
他說了彭貝几句好話，該撒就痛罵他：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沒有想到他。

布魯特斯　好麥特勒斯，你在归途上就去找他：
他很敬爱我，而我曾使他有理由这样；
你只要請他到我这里來，我就可以說服他。

加修斯　天已經亮了：我們要走了，布魯特斯：
朋友們，大家分手吧：可是都記牢
你們說过的話，都要不愧做眞正的罗馬人。

布魯特斯　各位好朋友，要顯出輕松愉快的模样；
我們的心思可不能露在我們的臉上；
而应当像我們罗馬的伶人似的，
全是不知疲倦的精神和一貫飽滿的常态：
就这样吧，祝你們各位都早安了。

〔除布魯特斯外均下。

孩子！陸修斯！又睡熟了！沒有什么；
你就去享受甘露一样的好睡的香蜜吧：
你本來就沒有忙乱的焦憂在思想里
所描繪出來的种种奇形与怪狀；
所以你才睡得这样香。

〔鮑霞上

鮑霞　　　　　　　　　　布魯特斯，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鮑霞，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这么早起來？
把你孱弱的身体这样暴露給潮湿而又
寒冷的早晨对你的健康是很不相宜的。

鮑霞　对你也不相宜啊。布魯特斯，你偸偸地
不作一声就从我的身边溜掉：昨天晚上吃飯的时候
你突然站起來走个不停，
交抱着兩臂，長吁短嘆一个兒尋思；
可是当我問你为了什么緣故的时候，
你却睜大了眼睛，狠狠地瞪我：
我再追問你；你就一个劲兒抓头，
暴躁不耐煩的踹脚：
我又追問你一句，你还是不回答，
只是盛气凌人的样子把手揮了一下
意思是叫我离开你：那样我只好走了，
因为你的火已經發得不小，我恐怕
引使你更加暴躁，同时我也希望

这僅僅是每一个人都时常免不了的
一种性情煩躁乱發脾气的結果。
它会讓你不吃飯，不說話，睡不着，
同时，如果你讓它沾上了你的外表，
就像它已經改变了你的性情那样，
我眞是都会不認識你了。布魯特斯，我親爱的丈夫，
請你告訴我你的發愁到底是为了什么。

布魯特斯 我覚得身体不舒服，沒有什么别的。

鮑霞 布魯特斯是懂得养生之道的，如果他病了，
他早就会自去設法恢复他的健康。

布魯特斯 是啊，我正在这样做：好鮑霞，上床去睡吧。

鮑霞 布魯特斯病了嗎？在潮湿的早晨
敞开衣裳走來走去，故意受寒受冻，
是有益于健康的事嗎？怎么，布魯特斯病了，
那样他还会偷偷地从他舒適的床上溜走，
去甘冒黑夜的惡气的傳播嗎？
去故意招惹害風湿的不潔凈的空气來，
使他病上加病嗎？不，我的布魯特斯；
你是在心里害了一种病，
这种病，根据我的权利和地位
我有名分应該知道：現在，讓我跪下，
憑着我一度受你称贊的美貌，
憑着你一切的誓語，和那一个偉大的
使我們結合，使你我結成一体的誓語的面上，

请你告訴我，你自己，你的一半，
你为什么郁郁寡欢，今天晚上
是些什么人來看你；因为我知道曾經來过
六七个人，他們甚至在夜里都还
不敢露面。

布魯特斯　不要跪，温柔的鮑霞。

鮑霞　如果你是温柔的布魯特斯，我本不需要。
依我們夫妻的关系，告訴我，布魯特斯，
是不是禁止我知道那一些屬于你的
秘密呢？我之于你，是不是，
看起來像是的，僅屬于有限的几方面呢，
陪着你吃飯，伴着你睡眠，
只是偶尔和你談談？我只能看着
你的顏色为生嗎？如果僅僅是这样，
那么鮑霞乃是布魯特斯的姘妇，而不是他的妻室了。

布魯特斯　你乃是我眞誠而可敬的妻室，
你对于我就同那浸潤我憂伤的心房的
鮮紅的血液一样親密。

鮑霞　如果眞是这样，那么我就該知道这个秘密。
我承認我是个女人，但是
我却是布魯特斯大人肯娶做妻室的一个女人：
我承認我是个女人，但是我却是
一个有名人家的女人，加多的女兒。
我有这样的父親和这样的丈夫

你想我不会比一般女人更为坚强嗎?

把你的打算告訴我,我决不会泄露它們:

我曾經对于我的坚定作过强有力的証明,

我曾在我的大腿上,这里,故意地

讓它受伤:如果我能忍受那个

还不能保持我丈夫的秘密嗎?

布魯特斯　　　　　　　　　　　　啊,天神哪,

請讓我能够配得上这一位高貴的妻子吧!

〔敲門声。

听,听!有人敲門:鮑霞,先進去一会;

过一些时候,你的心就会

分享我心里的秘密:

我要告訴你我的全部企圖,

和我所以愁眉不展的全部原因。

請赶快离开我。(鮑霞下)陸修斯,是誰敲門?

〔陸修斯和萊加利斯同上。

陸修斯　有一个病人要求和你談話。

布魯特斯　原來是开伊斯·萊加利斯,麥特勒斯談起过的。

孩子,走开一会。开伊斯·萊加利斯!怎样?

萊加利斯　从一个沒有力气的舌尖上接受个早安吧。

布魯特斯　啊,看你挑个什么时候出來,勇敢的开伊斯,

头上还包着头帕!你要是不病該多好!

萊加利斯　如果在布魯特斯的手里有一件事業

当得起荣譽的名字,那么我就是沒有病了。

布魯特斯　如果你有一只健康的耳朵來听的話

那么，萊加利斯，我手里正有这样一件事業。

萊加利斯　憑着罗馬人所躬身礼拜的所有的神起誓，

我就在这里把病魔解掉了！罗馬的灵魂！

勇敢的兒子，光荣祖先的子孙！

你像一个驅使鬼神的人似的，叫我僵死的

精神复活了。現在你吩咐我奔跑吧，

我可以和不可能的困难爭夺角逐，

是啊，而且还可以占它們的上風。干什么？

布魯特斯　这一件事可以讓重病的人霍然而愈。

萊加利斯　不过我們是否要讓什么健康的人無病而死呢？

布魯特斯　我們必需那样的。我的开伊斯，

当我們一面走的时候，我將要

告訴你这件事的全部內容

它的目的是誰。

萊加利斯　　　　請你抬步走吧，

我將怀着一顆火熾的心跟你走，

去干那件我所不知的事：只要是

布魯特斯領導我就够了。

布魯特斯　　　　　　　那么就随我來吧。

〔同下。

第二場　該撒的家里

〔雷电交作。該撒上，穿着睡衣。

該撒　今天晚上天地都不安靜：
佳尔勃雅三次在睡夢里呼喊，
"救命，啊！有人謀害該撒！"里面有人嗎？

〔一僕人上。

僕　我的大人？

該撒　你去吩咐僧侶們立刻为我献祭，
把他們的观察結果报告我。

僕　是，我的大人。

〔下。佳尔勃雅上。

佳尔勃雅　你这是什么意思，該撒？你想出去嗎？
今天你不該离开你的家門一步。

該撒　該撒要出去：威脅我的任何事物
全都不敢和我面对面；只要它們
見到該撒的面，它們就消滅了。

佳尔勃雅　該撒，我从來不相信什么預兆，
但是它們現在使我害怕。里面有人說，
除了我們曾經听見和看見的事情以外，
巡夜的人还見到了許多最可怕的景象。
有一头母獅在大街上生產；
坟墓都大張开嘴，吐出來它們的死尸；

凶狠狂怒的战士們在天空里厮殺，
成行結隊的，完全是战場上的陣势，
他們的血雨紛紛地洒在大庙上；
战爭的喧嚣在半天空起伏不停，
馬匹嘶叫，垂死的人們呻吟不已，
在大街上好像有無数鬼魂尖声地哭嗥。
啊該撒！这些事都超越了常情，
我眞是害怕。

該撒 如果它的結果
早已經天神注定，那么又怎能避免？
該撒总是要出去的；因为这些預兆
对所有的人和对該撒一样。

佳尔勃雅 在乞丐倒斃的时候，殞星并不出現；
死了个王子，蒼天自己都來吹号。

該撒 懦夫在生前不知道死过多少回；
勇敢的人除了一次再也不知死的滋味。
在我听見过的最大的奇事当中
我認为最奇怪的莫过于人們的貪生怕死；
死亡迟早要來，它乃是个不可避免的結局，
它要來的时候，它总是要來的。

〔僕人又上。

算命的人怎样說？

僕 他們要求你今天不要出門。
他們掏出了一头祭牲的五臟之后

再也找不到那畜牲的心。

該撒　天上的神做这种事是要使胆小的人可耻：

如果該撒今天为了怕死不敢出門

他眞的就会变成一个沒有心的畜牲。

不，該撒不該这样，危險自己充分知道

該撒远比它危險多了：

我們是在一天里生下來的兩头獅子，

我是先生的，所以我更可怕：

該撒一定要出去的。

佳尔勃雅　　　　　　　　唉，我的丈夫，

你的智慧完全被你的自信蒙蔽了。

今天千万不要出去：就說是我害怕，

不是你怕而是我怕，把你留在家里。

我們可以叫馬可·安东尼到元老院去，

他可以說你今天不舒服：

我現在跪下了，請讓我說服你吧。

該撒　馬可·安东尼可以去說我今天不舒服，

为了讓你高兴，我就留在家里吧。

〔达修斯上。

达修斯·布魯特斯來了，他可以去告訴他們。

达修斯　该撒，欢迎你！早安哪，高貴的該撒：

我特地來迎接你到元老院去。

該撒　你來的时候眞正湊巧，

我正有些話要向元老們致意，

告訴他們說我今天不想來了：
不能，是假話，說我不敢，更假：
我是今天不想來了：就这样告訴他們，达修斯。

佳尔勃雅　說他病了。

該撒　　　　　　　　該撒能叫人去撒謊嗎？
我在勝利征战当中攻取了那許多地方，
难道还不敢把眞話告訴給这些灰胡子老头？
达修斯，去告訴他們該撒不想來。

达修斯　最有威力的該撒，讓我知道点理由，
否則我这样告訴他們都会被他們訕笑的。

該撒　理由就是我的意志：我不想來；
这个理由就足以叫元老院滿意了。
但是，为了滿足你个人的要求，
因为我喜欢你，我可以讓你知道。
我的妻佳尔勃雅在这里留我在家里：
她夜里做了一个夢，看見我的石像，
像是一座有着一百个泉口的噴泉似的，
噴射着鮮紅的血，那时有許多健壯的罗馬人
滿面笑容地走向前來在血里洗手：
这些事，她認为是預告的凶兆，
馬上就会有禍事，因此她跪下來
求我今天一定要留在家里。

达修斯　这个夢的解釋完全錯了。
这正是一个美好和幸福的景象：

你的石像上有許多泉眼噴血，
而又有許多欢笑的罗馬人在其中沐洗，
这正說明偉大的罗馬將从你那里
汲取重生的血液，而許多偉大的人物都
爭先恐后地想得到分潤、余澤和紀念物。
佳尔勃雅的夢正表示了这种意思。

該撒 你的这种解釋很是正确妥貼。

达修斯 不錯，等你听我說完就更可以証明：
請讓我告訴你：元老院已經一致决定
要在今天献給威力無比的該撒一頂冠冕。
如果你差人告訴他們說你不想來了，
他們的心思也許会改变。此外，也許
还会傳出去一个笑話，因为就有人会說
“把元老院解散吧，等到什么时候
該撒的妻子碰到一个好夢时再开吧。”
如果該撒不露面，他們豈不会私下傳說
“看哪，該撒害怕了？”
請原諒我，該撒，因为我非常又非常地
愛你的事業，所以我才不能不这样說，
而我愛你的理由乃是当然的事。

該撒 現在看起來你的担心該多蠢，佳尔勃雅！
我眞是感到羞愧我居然向它們低头。
把我的袍子遞給我，因为我立刻就出發。

〔波布列斯，布魯特斯，萊加利斯，麥特勒斯，卡斯卡，特里邦尼

斯，和心納同上。

你看連波布列斯都來接我了。

波布列斯 早安，該撒。

該撒 眞欢迎，波布列斯。

怎么，布魯特斯，你这么早也起來了？

早安，卡斯卡。开伊斯·萊加利斯，

該撒从來不像你的瘧疾那样

和你作对，你看它讓你变得多瘦。

几点鐘了？

布魯特斯 該撒，已經敲过八下了。

該撒 我多謝諸位的辛苦和周到。

〔安东尼上。

看哪！昨天晚上狂欢到那样晚的人，

也居然起來了。早安，安东尼。

安东尼 对于最尊貴的該撒也一样。

該撒 吩咐里面赶快准备：

叫大家这样等我，我实在太不应該。

啊，心納：啊，麥特勒斯：怎么，特里邦尼斯！

我有足足一点鐘的話等着和你談呢；

不要忘記你今天一定要來看我一次：

跟我靠近些，好讓我时时想起你。

特里邦尼斯 該撒，一定。(旁白)我要挨得你緊緊地，

恐怕你的眞正好朋友却希望我能更远些。

該撒 好朋友們，請進來和我一同尝点酒；

然后我們就可以像朋友似地馬上出發。

布魯特斯　(旁白)可不見得人同此心呢，啊，該撒，

布魯特斯的心里想起來好不难过啊。

〔同下。

第三場　大庙附近的一条街上

〔阿提米道勒斯上，讀着一張紙。

阿提米道勒斯　“該撒，注意布魯特斯；提防加修斯；不要挨近卡斯卡；留神看着心納；不能信任特里邦尼斯；好好观察麥特勒斯・辛伯：达修斯・布魯特斯并不爱你：你早就得罪了开伊斯・萊加利斯。在他們这些人里只有一条心，就是反对該撒。如果你不是个不朽的天神，你就該向四下里多窺探：安全最怕碰上陰謀。威力無边的天神們保佑你！

爱你的人，阿提米道勒斯。”

我要在这里靜候該撒走过，

做个請願的人把这个交給他。

我的心眞是悲伤，德行

在爭权夺利的虎口里竟然無法生存。

如果你看見这个，該撒，你也許还能活命；

如果不然，命运就是和叛徒們同謀了。

〔下。

第四場　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处，在布魯特斯家的門前

〔鮑霞和陸修斯同上。

鮑霞　我請你，孩子，快跑到元老院去；
不用等着回答我，你立刻去就是了。
你为什么还不动？

陸修斯　　　　　　　等你的吩咐啊，夫人。

鮑霞　我就是要你去一趟，再回來，
然后我再告訴你到哪里去干什么。
啊鎮靜，在我身上加强起來吧！
在我的心和舌尖之間放下一座大山！
我有着男人的心思，但是力量却是女人。
讓女人保守計議中的秘密該有多难！
你还沒有走？

陸修斯　　　　　夫人，我去干什么？
跑到大庙去，沒有别的事嗎？
就这样再跑回來，沒有别的事？

鮑霞　是啊，孩子，就是告訴我你家大人的面色怎样，
因为他走的时候不大好：你再仔細观察
該撒在干些什么，有什么請願的在糾纏着他。
听，孩子，这是什么声音？

陸修斯　我沒有听到什么，夫人。

鮑霞　　　　　　　　　　　　　請你，用心听：

我剛才听見远远有一陣騷擾的声音，像是在爭吵，

是一陣風从大庙那里把它吹送过來。

陸修斯　眞的，夫人，我沒有听見什么。

〔算命人上。

鮑霞　　　　　　　　　　　　　你过來，漢子：

你从哪里來？

算命人　　　　　从我家里來，好夫人。

鮑霞　几点鐘了？

算命人　　　　　差不多九点了，夫人。

鮑霞　該撒已經到了大庙沒有？

算命人　还沒有，夫人：我正要去占个位置，

看他經过到大庙去。

鮑霞　你对該撒有个請求，是不是？

算命人　是的，夫人：如果該撒願意

眞正像个該撒的样子听我的話，

我就要請求他多当心他自己。

鮑霞　为什么，你知道有什么对他不利的事嗎？

算命人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發生，但是我却担心。

向你祝候早安了。这里的街面太狹窄：

跟在該撒后面的那一大群人，

什么元老們，法官們和請願的平民們，

都会把一个身体孱弱的人挤死的：

我要去找一个比較空曠的地方，

等候偉大的該撒走过來和他說話。

〔下。

鮑霞　我必得進去了。啊呀，女人的心
該是个多么軟弱無力的东西！啊，布魯特斯，
上天保佑你的事業成功！
不錯，这孩子听我說呢。布魯特斯有个要求
該撒不肯答应。唉，我沒有力气了。
快跑，陸修斯，去代我向我的丈夫問候；
說我很愉快：然后再赶快回來見我，
告訴我他和你說了些什么話。

〔先后下。

第 三 幕

第一場　罗馬。大庙前；元老們上首坐着

〔一大群人；其中有阿提米道勒斯和那个算命的人。喇叭声。該撒，布魯特斯，加修斯，卡斯卡，达修斯，麥特勒斯，特里邦尼斯，心納，安东尼，雷彼得斯，鮑皮列斯，波布列斯和其它人等同上。

該撒　三月十五日已經到了。

算命人　是啊，該撒；可是还沒有过去呢。

阿提米道勒斯　贊美啊，該撒！看看我的这个字条。

达修斯　特里邦尼斯請求你在你得閑的时候
　　把他的卑微的請願書看一遍呢。

阿提米道勒斯　啊，該撒，請先看我的；因为我的請求
　　和該撒的关系更为密切：看一遍吧，偉大的該撒。

該撒　和我本人有关的事应該留到最后处理。

阿提米道勒斯　不要擱置，該撒；你要立刻就看。

該撒　怎么，这个家伙瘋了嗎？

波布列斯　　　　　　　　漢子，走开。

加修斯　什么，你在大街上就苦逼你的要求嗎？

　　到大庙里去。

〔該撒走進了元老院，其余的人后随。

鮑皮列斯　我希望你的事業今天可以成功。

加修斯　什么事業，鮑皮列斯？

鮑皮列斯　　　　　　　　　　回头見。

〔向該撒走过去。

布魯特斯　鮑皮列斯·列納說些什么？

加修斯　他說他希望我們的事業今天可以成功。

　　我担心我們的計划被人泄露了。

布魯特斯　看，他和該撒干什么：注意他。

加修斯　　　　　　　　　　　　　卡斯卡，

　　下手要快，因为我們怕有人破坏。

　　布魯特斯，怎么办？如果事机泄露，

　　不是加修斯就是該撒絕不能回头，

　　因为不成我就自殺。

布魯特斯　　　　　　　　加修斯，你要鎮靜：

　　鮑皮列斯·列納并沒有談到我們的事；

　　因为你看，他笑了，該撒的臉色也沒有改变。

加修斯　特里邦尼斯知道他的时机；因为你看，布魯特斯，

　　他已經把馬可·安东尼引到一旁去了。

〔安东尼和特里邦尼斯同下。

达修斯　麥特勒斯·辛伯在哪里？讓他上去，

　　馬上向該撒提出他的要求。

布魯特斯　他已經准备好了：挨近点帮他說話。

心納　卡斯卡，你第一个先动手。

該撒　我們都准备好了嗎？現在有什么失政之处

　　必需由該撒和他的元老院來加以糾正呢？

麥特勒斯　最崇高，最强大和最有权威的該撒，

　　麥特勒斯・辛伯現在在你的宝座之前

　　投下了一顆卑微的心：——

〔下跪。

該撒　　　　　　　　我必需禁止你，辛伯。

　　这些匍俯和这些低声下气的阿諛

　　也許会使普通人的血液沸騰起來，

　　把已經决定的議案和不可侵犯的法令

　　变成了兒戲。不要痴心妄想，

　　以为該撒也会有那样容易改变的性情，

　　听了几句好話就会癱瘓得迷失了本性；

　　我說的是像那些蠢才似的，經不住甜言蜜語，

　　打拱作揖的求情和卑鄙的狗也似地搖尾乞憐。

　　根据國法，你的哥哥已經被驅逐：

　　如果你弯腰，祈禱，替他求情，

　　我就要把你当一只癩狗似地一脚踢开。

　　你要知道，該撒从來不做錯事，他也絕不会

　　無緣無故地感到心滿意足。

麥特勒斯　就沒有一个比我更有力量的声音，

　　使偉大的該撒听起來更入耳的声音，

來替我的被驅逐的哥哥求求情嗎？

布魯特斯 我親吻你的手，但并不是諂媚，該撒，

我希望你讓那波布列斯·辛伯

得到立即被赦免的自由吧。

該撒 什么話，布魯特斯？

加修斯 原諒，該撒；該撒，原諒吧：

加修斯也俯身在你的足下，

在替波布列斯·辛伯乞求釋放。

該撒 如果我和你們一样，我是可以被感动的；

如果我能用禱告來感动人，禱告也会感动我，

但是我却和北極星一样坚定不移。

在整个的浩浩蒼空里，再也沒有哪个星

能比得上它的永恒和不可动搖的坚貞。

天上裝点着数不清的星顆；

它們都是眞火，每一顆全都發光；

但是其中却只有一顆永恒固定不变：

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在这里有無数的人，

人全是血肉之軀，而且也有理智：

但是在这許多人里我知道却只有一个

不可动搖地坚持着他的位置，

怎样震动也不搖撼：我就是他，

就在这件事上，也讓我略加表現；

我是坚定不移的，辛伯应該被驅逐，

至于他不能赦免，我也同样地坚决。

心納　啊，該撒，——

該撒　　　　走开！你想举起夏令匹斯山嗎？

达修斯　偉大的該撒，——

該撒　　　　　　　　布魯特斯下跪还不是無用？

卡斯卡　手啊，你來替我說！

〔卡斯卡先动手，其余的人和馬可斯·布魯特斯刺該撒。

該撒　ET TU, BRUTE?（还有你，布魯特？）眞該死，該撒！

〔死去。

心納　自由了！解放了！暴君已經死了！

快些跑，到四下去宣布，到街上去呼喊。

加修斯　去几个到公共講壇上，要大声喊叫，

"自由了，解放了，徹底地解放了！"

布魯特斯　公民們，元老們，都不要害怕；

不要逃；安靜地站下：野心的負債已經偿还了。

卡斯卡　到公共講壇上去，布魯特斯。

达修斯　加修斯也去。

布魯特斯　波布列斯在哪里？

心納　在这兒，看見这个驟变吓得不知所措了。

麥特勒斯　我們緊緊地站在一起，恐怕也許会有

該撒的朋友來——

布魯特斯　不要談什么站在一起。波布列斯，不用怕；

我們对于你个人絕沒有加害之意，

对别的罗馬人也沒有：告訴他們，波布列斯。

加修斯　你走吧，波布列斯；恐怕有人



会向我們扑过來，你这样大年紀当心撞着。

布魯特斯　走吧：除了我們这些当事的，不要

　　讓別人沾上这件事。

〔特里邦尼斯又上。

加修斯　安东尼在哪里？

特里邦尼斯　　　　　逃回家去吓坏了：

　　男女老少睜大了眼睛，滿街乱嚷乱跑

　　像到了天地末日似的。

布魯特斯　　　　　　命运啊，我們終將知道你的主意：

　　我們迟早得死，我們全知道；人們所关心的

　　只不过是时間，和未來的日子怎样度过。

加修斯　那又有什么，把生命切断二十年

　　也只不过是縮短了这許多怕死的年月罢了。

布魯特斯　照这种說法，死岂不是反而变成了有好处的事：

　　这样我們就都变成該撒的朋友，把他

　　怕死的年月縮短了。弯下身去，罗馬人，弯下身，

　　讓我們在該撒的血里洗洗手，

　　一直洗到肘弯，把刀劍也塗抹上鮮血：

　　然后我們就走出去，一直走到鬧市中心，

　　把染紅了的兵器在头頂上揮舞，

　　我們全都喊“和平，解放，自由！”

加修斯　那么就弯下身來，洗手吧。在今后多少年代內，

　　在尙未出現的國家里，用着尙無人通曉的語言，

　　我們这一場空前的壯举要演出多少回啊！

布魯特斯　該撒会有多少次在舞台上流血，

而現在他却直挺挺地倒在彭貝的台座底下，

連塵土也不如！

加修斯　　　　　　　这个戲演多少回

就有多少回，我們这一群就將被称为是

把自由帶給他們國家的人們。

达修斯　怎么，我們走出去嗎？

加修斯　　　　　　　　　　　　是啊，每一个都去：

布魯特斯在前面領路，我們都怀着

罗馬人的最勇敢最高尚的心胸跟在他的后面。

〔一僕人上。

布魯特斯　慢些！是誰來了？是安东尼的人。

僕　布魯特斯，我的主人吩咐我來跪下；

馬可·安东尼吩咐我这样匍伏在你的面前；

然后，他吩咐我这样伏在地上說：

布魯特斯是高尚的，英明，誠实而勇敢；

該撒是有威嚴的，果断，高貴而令人爱慕：

說我爱布魯特斯而且我尊敬他；

說我怕該撒，尊敬他而且爱他。

如果布魯特斯肯保証讓安东尼

安全地走到他的面前來而且还解释給他听

为什么該撒必需被处死的話，

那么馬可·安东尼就不会爱一个死了的該撒

和爱活着的布魯特斯那样，而他立刻



就会用他的全部忠誠追随高貴的
布魯特斯的一切事業，在那种無人走过的境界里
遭遇任何危难都在所不惜。我的主人安东尼这样說。

布魯特斯　你的主人眞是个又聰明又勇敢的罗馬人：
我从來也沒有低估过他。
告訴他，請他到这个地方來，
他一定可以得到滿足，而且，憑我的荣譽。
他也会平安地回去。

僕　　　　　　我馬上去請他。

〔下。

布魯特斯　我知道我們可以拿他当个朋友看待。

加修斯　我但願如此：但是我总不放心，
我总有点怕他；我每次一想到这个
我的心就怔忡不安。

〔安东尼又上。

布魯特斯　不过安东尼已經來了。欢迎你，馬可·安东尼。

安东尼　啊强有力的該撒！你就这样躺在地上？
你所有的战功，光荣，勝利，擄獲，
都縮成这么一点点了嗎？永別了。
各位先生，我不知你們的打算，
还有誰必須再流血，誰还碍你們的事：
如果有我本人的話，那么眞沒有比
和該撒同死更合適的时候，也沒有
任何武器能比得上你們的刀劍的一半价値，

因为它們已經染上了这世界上最尊貴的鮮血。
我誠心地請求你們，如果你們不滿意我，
那么，趁着你們的血手还热气騰騰的时候
就痛快地干一下吧。即使活一千年，
我也不会找到一个比这个更願意死的时候：
再沒有其他死处和死法会更叫我高兴的了，
死在該撒的身边，死在你們的手里，
你們全是这时代的精華和重要的人物。

布魯特斯　啊，安东尼，你不要請求我們把你处死。
虽然現在，你看見我們的手，和我們
干的这件事，不能不使你認为我們是
殘忍而好殺人的人！但是你只看見我們的手
和它們干的这件血淋淋的事：
你却看不見我們的心；它們是慈悲的；
全是由于对罗馬人的廣大灾难有了慈悲——
像用火來吞滅火，慈悲使我們不顧惻隱之心——
才使我們对該撒干下这件事。至于你
馬可·安东尼，对于你我們的刀鋒是不鋒利的：
我們臂膀的狠狠的力气，和我們怀着
兄弟一般友情的心思都用一切热爱，
善意和敬仰的心情來接待你。

加修斯　在安排新的官职的时候，你的意見
將和任何其他人的一样有力。

布魯特斯　只要等到我們先把群众的驚魂

安定下來，他們怕得不知所措，
然后我們就可以告訴你，为什么我——
甚至在刺殺該撒的时候都是爱他的——
会干这种事。

安东尼　　　　你的賢明我是非常相信的。
請每一位都把他血紅的手伸給我吧：
第一位，馬可斯·布魯特斯，讓我先握你的；
第二位，开伊斯·加修斯，讓我也握緊你的手；
还有，达修斯·布魯特斯，你的；还有你的，麥特勒斯；
你的，心納；还有我勇敢的卡斯卡，你的；
虽然最后，但敬意絕不是最少，好特里邦尼斯，你的。
各位先生，——唉，我該說些什么呢？
我的名譽現在簡直是在非常不可靠的基礎上，
兩种坏想法，你們一定会認为我必居其一，
不是一个懦夫，便是一个諂媚的人。
我从前非常爱你，該撒啊，眞是千眞万确：
旣然这样，如果你的英灵現在望着我們，
看見你的安东尼低声求和，
眞是高貴！就在你的尸首面前，
握住你仇人的鮮紅的血手，
它豈不会比死了都难过？
如果我的眼睛和你的伤口一样多，
落泪紛紛和它們流的血一样多，
那样才能够更像个安东尼，可是

我却反而和你的仇人握手言欢起來了。
饒恕我吧，尤利斯！你在这里被射殺了，勇敢的鹿；
你倒在这里，而你的獵人也站在这里，
在你的死亡中歃血为盟，在你的血河里染紅。
啊世界，你本是这一头鹿的森林；
而他啊，眞不假，也是你世界的核心。
你現在躺在这里，該多么像一只
被許多王子合力殺死的鹿！

加修斯　馬可·安东尼，——

安东尼　　　　　　　　原諒我，开伊斯·加修斯：
就是該撒的仇人也会說这些話的；
在一个朋友，只不过是冷淡的分內事了。

加修斯　我并不責备你为什么这样贊美該撒；
但是你打算和我們有个什么样的关系？
你是打算也加入做为我們同伙里的一个呢，
还是說我們尽管自己去行事，不必靠你呢？

安东尼　所以我才和你們握手啊，但是当我
低头看見了該撒，我却眞是忍不住說到別处去了。
我和你們都是朋友，而且都敬爱你們，
只有一点就是我希望你們把理由告訴我，
为什么和在哪些方面該撒是个危險的人物。

布魯特斯　若不然这一場豈不成了野蛮行为：
我們的理由是充滿了好心善意
即使你，安东尼，是該撒的兒子，

你也会無話可說的。

安东尼 我的要求就是这个：

此外我还請求你們能讓我

把他的尸首送到廣場上去；

然后讓我在講壇上，以一个朋友的身分，

在葬祀的進行中說几句話。

布魯特斯 你可以这样，馬可·安东尼。

加修斯 布魯特斯，我有一句話。

（和布魯特斯旁白）你不知道这件事的輕重：千万不能答应

安东尼在他的葬祀上演講：

你知道他会說些什么，人民会受

他的多少影响？

布魯特斯 請你原諒；

我可以自己到講壇上去先講，

先去說明我們的該撒被处死的理由：

至于安东尼要說的話，我可以声明

他說的全取得了我們的同意，

而且我們还同意該撒应該有

一切眞正的与合法的身后哀荣。

这样办对我們是害少利多的。

加修斯 我不知道結果怎样；我可不喜欢这样办。

布魯特斯 馬可·安东尼，这里，你把該撒的尸首抬去吧。

你不許在葬祀的演說里面攻击我們，

只許你尽量地称贊該撒的好处
而且你要說你这样做是得到我們同意的；
若不然，你可就不能
参加他的葬祀了：同时你要用
我所用的講壇，等我的演講完了
你再發言。

安东尼 就是这样：
我沒有别的要求了。

布鲁特斯 那么你就收拾尸首，跟我們來吧。

〔除安东尼外均同下。

安东尼 唉，你这一塊流血的泥骸，請原諒我吧，
我竟和这些凶手們和顏悅色握手言欢！
你乃是在一切时代的狂瀾里出現的
一位最高貴的人物的遺体。
哪一只手使他流了这样無价的鮮血眞是罪該万死！
現在当着你伤口的面我預言，
它們就像是失去了声音的鮮紅的嘴唇一样
祈求我的舌尖卷动，發言，
要我吐出一陣惡咒落在人們的肢体之上；
內部的暴乱与可怕的自家人的厮殺
一定要割裂阻断意大利的所有地方：
流血与毁滅会变成習以为常的事，
一切可怖的事物也全变成無足为奇，
甚至母親們看見了她們的親生子女

被战爭的鉄手撕成碎片也不过笑笑罢了；
一切憐憫的泉源全被殘忍的習性堵塞：
而該撒的陰魂，在身边有灾禍的魔鬼伴随，
將从地獄里出來，到处搜尋复仇的机会，
在这一片土地上，他就要用帝王的口吻
怒斥道："殺啊"，随着就縱开战爭的惡犬；
我要讓这一件骯髒事的臭气上扑天庭，
到处全是死人的臭气，輾轉溝壑 無人埋葬。

〔一僕人上。

你是奥达維·該撒的僕人，是不是？

僕 是的，馬可·安东尼。

安东尼 該撒本來寫信要他到罗馬來的。

僕 他已經收到了他的信，現在已在路上；
他吩咐我先向你口头报告——
啊呀該撒！

〔看見了尸首。

安东尼 你的心地高尚；你到一旁去哭泣吧。
感情是要傳染的，因为我的眼睛，
看見那些悲伤的泪珠出現在你的眼眶，
也有点潮潤了。你的主人來了嗎？

僕 他今天晚上在距离罗馬七浬的地方宿夜。

安东尼 你火速加鞭回去，告訴他这里發生了什么事：
这是一个不幸的罗馬，危險的罗馬，
对于奥达維來說还不是一个安全的罗馬；

赶快走，向他这样报告。可是，再等一会；
你先不要走，你且讓我把这尸首先抬到
公共場所上去：在那里，我要用我的辯才
試一試看，这里的人民如何对待
这一些血腥的人們所造成的慘不忍睹的結果；
根据那时的情况，你再去向年青的奥达維
报告这里事情的动态。
你帮我一手。

〔兩人抬該撒的尸首同下。

第二場 講台

〔布魯特斯，加修斯，和一群市民同上。

市民們　我們要你們答复；赶快答复我們。

布魯特斯　那么就跟我來，靜靜地听我說，朋友們。
加修斯，你到另外一条街上去，
把人数分开。
凡是要听我說的，都留在这里；
凡是願意随加修斯去的，就都随他去；
該撒死的理由，一定要
公开宣布。

市民一　我要听布魯特斯。

市民二　我來听加修斯；等我們兩面都听了，
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由加以比較。

〔加修斯和一部分市民下。布魯特斯走上講台。

市民三　高貴的布魯特斯登台了:安靜!

布魯特斯　請耐心听我說完。

罗馬人,同胞們,親爱的人們! 請听我細說我的理由,一定要安靜,然后你們才能够听清楚:請为了我的荣譽相信我,只有你們敬重我的荣譽,你們才能够相信我的話:請用你們的智慧審查我,并且喚醒你們的感覺,然后你們才能够判断得更正确。如果在这一群人里,有什么人是該撒的知心的朋友,我可以和他說,布魯特斯的爱該撒一点也不亞于他。如果是这样,那么假使这位朋友要問为什么布魯特斯起來反对該撒,我的答复就是这个:并非是由于我爱該撒太少,而是由于我爱罗馬太多了。你們是寧願該撒一人活着而万众都做奴隶而死呢,还是寧願該撒一人死去,而万众都生为自由之人呢? 因为該撒爱我,我才为他落泪;因为他幸运,我为他欢喜;因为他勇敢,我对他尊敬;但是因为他有野心,我才殺死他。对于他的爱我有眼泪;他的幸运有欢喜,他的勇敢有尊敬;而对于他的野心,則有死亡。这里有誰如此下賤甘心做奴隶? 如果有,就請他說一声;因为我得罪了他。这里有誰如此野蛮不願意做个罗馬人? 如果有,也說一声;因为我得罪了他。这里有誰如此惡毒竟不肯爱他自己的國家? 如果有,也說一声;因为我也得罪了他。我等你們回答。

全体　沒有,布魯特斯,沒有。

布鲁特斯 那么我就沒有得罪什么人。我对于該撒也不过像你們要对布魯特斯做的事情一样。他的死的問題已經記載在大庙里；他的功勛毫未减少，在这一方面他是有劳迹的，他的罪惡也絲毫沒有加大，虽然因此他受了死刑。

〔安东尼和其它人，抬該撒尸体上。

他的尸首現在被抬來了，馬可·安东尼深深地为他悲慟：他虽然沒有参預殺死他的事，但是他也將因为他的死而得到好处，在这共和國里得到一种地位；你們誰不都是这样？說完这些話我就先走了，——因为我既然为了罗馬的利益手刃了我所最爱的人，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这把利刃对待我自己，只要什么时候我們國家的利益需要我死。

全体 活下去，布魯特斯！活下去，活下去！

市民一 用凱旋的仪式送他回家去。

市民二 給他造一座像，立在他祖先的旁边。

市民三 讓他做該撒。

市民四 把該撒的光荣

都加冕給布魯特斯。

市民一 我們來用欢呼送他回家。

布魯特斯 我的同胞們，——

市民二 肅靜！不要作声！布魯特斯說話了。

市民一 肅靜，喂！

布魯特斯 好同胞們，讓我一个人走吧，

同时，为了我的緣故，你們和安东尼留在一起：
請你們敬礼該撒的遺骸，用心听他
贊美該撒光荣的演說，馬可·安东尼
已經得到我們的允許要在这里發言。
我誠心誠意地請求你們，在安东尼說完以前，
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不要离开。

〔下。

市民一　不要走，喂！讓我們听听馬可·安东尼。
市民三　讓他到公共講台上去；
　我們來听他說。高貴的安东尼，到上面去。
安东尼　为了布魯特斯的緣故，我領你們的情。

〔走上講台。

市民四　他說布魯特斯什么？
市民三　　　　　　　　　他說，为了布魯特斯的緣故，
　他覺到他領了我們所有人的情。
市民四　他最好在这里不要說布魯特斯什么坏話。
市民一　这个該撒生前眞是个暴君。
市民三　　　　　　　　　当然，一点也不錯：
　我們罗馬除了这一害眞是件有福的事。
市民二　安靜！讓我們听安东尼有些什么說的。
安东尼　你們这些善良的罗馬人，——
全体　　　　　　　　　　　安靜，喂！听他講。
安东尼　朋友們，罗馬人，同胞們，請耐心听我說；
　我是到这里來埋葬該撒，而不是來贊揚他的。

人們做的坏事死后長存；
而他們的善事却常是同葬于尸骨；
讓我們对該撒也如此吧。高貴的布魯特斯
告訴你們說該撒有野心：
如果眞是这样，那眞是个很不輕的錯誤，
而現在該撒已經付出了很不輕的代价。
在这里，經过布魯特斯和其余人的同意，——
因为布魯特斯是个有荣譽的人；
他們也都是的，都是有荣譽的人，——
我特地到該撒的葬礼上來說几句話。
他生前是我的朋友，对我誠实而公正：
但是布魯特斯說他是个有野心的人；
而布魯特斯是个有荣譽的人。
他曾經把無数俘虜帶回到罗馬來，
他們的贖金全都充实了我們的國庫：
該撒做的这件事像不像个有野心的人？
在那些貧苦的人們哭泣的时候，該撒也落泪：
有野心的人应該是用一种更無情的材料做成的：
但是布魯特斯說他是个有野心的人；
而布魯特斯是个有荣譽的人。
你們都親眼看見过在“盧佩克”節那天
我三次把一頂王冠献給他，
而他三次都拒絕了：这是野心嗎？
但是布魯特斯說他是个有野心的人；

而，当然嘍，他是个有荣誉的人。
我說这些話幷不是反駁布魯特斯的話，
我只不过在这里說出我所知道的事罢了。
你們从前都曾一度敬爱过他，幷不是毫無理由的，
那么，現在又是什么理由阻止你們为他哀哭呢？
唉天理啊！你簡直是逃到野蛮的禽獸群中去了，
人类已經完全丧失了理性，請容忍我；
我的心已經飛到該撒的棺木那边去了，
我不得不暫时停一会，等它再飛回來。

市民一　我覚得他的話也很有道理。

市民二　如果你們把这件事仔細想想，
該撒的确是受了很大的冤枉。

市民三　　　　　　　　　　　是嗎，各位师傅？
我恐怕再換一个人比他还不如。

市民四　你們听見他的話了嗎？他不肯接受王冠；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地說他不是个有野心的人。

市民一　如果眞是这样，有些人就必需付出極高的代价了。

市民二　可憐的人！他的兩眼哭得火也似地通紅。

市民三　在全罗馬都沒有比安东尼更高貴的人物。

市民四　注意听他，他現在又要說話了。

安东尼　才不过是昨天的事，該撒的一句話
可以抵得住全世界：而現在他躺在那里，
竟沒有一个可憐的人肯对他稍表敬意。
唉各位师傅，如果我有意鼓动

你們的思想和感情，要你們發怒造反，
我就要对不起布魯特斯和加修斯，
而你們知道，他們都是些有荣譽的人：
我絕不能对不起他們；我寧願
对不起死者，对不起我自己和你們，
我也不能对不起这种有荣譽的人。
但是这里有一个文件上面有該撒的私印；
这是我在他的密橱里拿到的；这是他的遺囑：
只要讓一般人听見这个文件的內容——
这个，請原諒我，我不打算讀出來——
他們立刻就会走过去親吻死了的該撒的伤口
而且还要在他聖潔的鮮血里染紅他們的手巾，
不只如此，还会討他的一根头髮做紀念，
甚至，在臨死的时候，都还会在他們的遺囑里寫下來，
把它当做一件無价的遺產
留給他們的后代。

市民四　我們要知道遺囑的內容：念出來，馬可·安东尼。

全体　念遺囑，遺囑！我們要知道該撒遺囑的內容。

安东尼　請忍耐，善良的朋友們，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念：
讓你們知道該撒多么愛你們是不合適的。
你們不是木头，你們不是石头，你們都是人；
旣然是人，你們听見了該撒的遺囑，
它会叫你們冒火，它会叫你們發瘋：
最好你們还是不要知道你們是他的承繼人；

因为如果你們知道，啊，后果眞会不堪設想！

市民四　把遺囑讀出來；我們一定要听，安东尼；

你一定要把遺囑，該撒的遺囑，念給我們听。

安东尼　你們能不能忍耐一下？能不能等一会？

我告訴你們这件事实在是說得太多了：

我害怕得罪那些有荣譽的人，

他們的利刃已經刺殺了該撒；我害怕。

市民四　他們都是叛徒：什么有荣譽的人！

全体　念遺囑！念文件！

市民二　他們都是坏蛋，劊子手：遺囑！念遺囑。

安东尼　那么你們是要强迫我念遺囑了？

既然这样，你們就來圍着該撒的尸首站成一圈，

讓我先把寫这遺囑的人指給你們看看。

我可以下來嗎？你們答应我嗎？

全体　下來。

市民二　你下來。

〔从講台上走下。

市民三　我們答应你。

市民四　站个圈；圍着站。

市民一　离开尸架远点，离开尸首远点。

市民二　替安东尼讓路，最可敬的安东尼。

安东尼　唉，不要这样挤我；站得离我远些。

全体　往后站。讓开！再往后。

安东尼　如果你們有眼泪，就准备現在流吧。

你們都認識这一件罩袍：我还記得
該撒第一次穿上它那时的情景；
那是在一个夏天傍晚，在他的軍帳里，
在那一天他战敗了尼尔微人：
你們看，加修斯的匕首就是从这里刺進去的：
你們看那惡狠狠的卡斯卡戳了多么大的一个洞：
这一道口子是他所鍾爱的布魯特斯刺穿的；
当他拔出了他那一把該死的鋼刀的时候
你們看該撒的血又是怎样緊跟着流出來，
就好像要冲出門來，看一看
究竟是不是布魯特斯下的狠心的毒手：
因为，你們都知道，布魯特斯乃是該撒最寵爱的人：
你們天神哪，也來評評理，該撒爱他該多么深厚！
这一刀眞是最最丧尽天良的一刀；
因为当高貴的該撒看見他也动了手，
忘恩負义的感觉，比叛徒的膂力强大得多，
就完全制服了他：他英雄的胸襟当場就迸裂了；
于是，他用这一件袍子蒙上了他的臉，
他这时一直不停止地在流着血，
偉大的該撒就倒在了彭貝雕像的底下。
唉，我的同胞們哪！这一个倒下是什么！
是我，是你們，是我們全体都倒下了，
而殺人的叛逆在我們的头頂上飛翔。
唉，現在你們哭了，現在我才看見

你們有了一些同情的感覚：这些眼泪是可貴的。
善良的人們，你們哭些什么，你們只不过
看見該撒被割裂的罩袍？你們看这边，
这是他本人，你們看，被叛徒們砍成了什么样子。

市民一 啊，这样子該多慘！

市民二 啊高貴的該撒！

市民三 啊該死的日子！

市民四 啊，叛徒，奸賊！

市民一 啊眞是最殘忍的景象！

市民二 我們一定要报仇。

全体 报仇！走！去搜！放火！燒死他們！殺！殺光他們！
讓一个叛徒也不能活命！

安东尼 慢一些，同胞們。

市民一 你們安靜一会！高貴的安东尼有話要說。

市民二 我們听他說，我們跟他去，我們和他一同死。

安东尼 好朋友們，親爱的朋友們，不要讓我鼓动你們
馬上就掀起一个叛乱的狂潮。
那些干这件事的人都是有荣譽的；
至于他們有什么私怨叫他們干这件事，
啊呀，我可不知道：他們又聪明又有荣譽，
他們毫無疑問会用許多理由來答复你們。
朋友們，我不是來設法改变你們的心思的：
我也不是一个像布魯特斯那样的大演說家：
你們都知道我，我只是一个簡單直爽的人，

我爱我的朋友；这一点他們也充分知道
所以他們才放心答应我來談論他：
因为我既沒有口才，又沒有詞令和身分，
沒有行动力，沒有表达力和言語的才能
來激起人們的热情：我只会一个勁地說；
我告訴你們的都是你們已經知道的事；
我指給你們看親爱的該撒的伤口，可憐
又可憐的不会說話的嘴巴，讓它們替我說話：
但是如果我是布魯特斯，布魯特斯是安东尼，
那一个安东尼可就要攪翻你們的精神，
在該撒的每一个伤口里都插上一根簧舌，
把罗馬的每一塊頑石都要鼓动起來造反。

全体 我們要造反。

市民一 我們去把布魯特斯的房子燒掉。

市民三 那么，走！跟我來，去把叛徒們搜出來。

安东尼 再听我說句話，同胞們；再听我說句話。

全体 安静，喂！听安东尼說話。最高貴的安东尼！

安东尼 可是，朋友們，你們还不知道去干的是件什么事：
該撒究竟在什么地方値得你們如此爱戴？
唉，你們眞还不知道；只有讓我來告訴你們：
你們都忘記了我告訴过你們的那个遺囑。

全体 一点不假：遺囑！我們等一等听听遺囑。

安东尼 这就是該撒的遺囑，上面有該撒的私印。
他給每一位罗馬市民，

他給每一个人七十五个特拉克瑪①。

市民二　眞是最高貴的該撒！我們一定要替他报仇。

市民三　啊皇帝一样的該撒！

安东尼　耐心地听我說。

全体　安靜，喂！

安东尼　除此以外，他还送給你們他在泰伯河这一边，

所有的林陰大道，他私人的亭園，

以及新辟的果園；他把这些都永久地

送給了你們和你們的子孙；做为你們的

游憩散步，休息精神的公共場所。

这才是个該撒！像这样的人哪里找得到第二个？

市民一　永远不会再有了。走啊，快走，快走！

我們去把他的尸体送到大庙里去火葬，

然后再用那里的火燒掉叛徒的住宅。

把遺体抬起來。

市民二　去点起火來。

市民三　把板凳拆下來。

市民四　把椅子，窗門，随便什么都拆下來。

〔市民們抬着尸首下。

安东尼　現在由它發作去吧。灾殃啊，你已經开始，

你願意向哪里發展就向哪里發展吧。

〔一僕人上。

---

① 貨幣單位。

怎么样，漢子？

僕　大人，奥达維已經進了罗馬。

安东尼　他在哪里？

僕　他和雷彼得斯在該撒家里。

安东尼　我馬上到那里去看他：

他來得正好。命运正在头上，

像这种样子，我們什么事全可以如願以償。

僕　我听人說，布魯特斯和加修斯，

像瘋子似地逃出了罗馬的城門。

安东尼　也許他們看到了人民的一些动靜，

听說了我怎样鼓动了他們。領我去見奥达維。

〔同下。

第三場　一条街上

〔詩人心納上。

心納　我昨天晚上作夢和該撒同桌吃飯，

滿腦子都是倒霉不幸的事：

我本來沒有意思走出門來，

可是不知怎么我又出來了。

〔市民們上。

市民一　你叫什么名字？

市民二　你到哪兒去？

市民三　你家住哪里？

市民四　你是个已婚的还是个單身漢？

市民二　对每一个人都立刻回答。

市民一　是啊，簡單点回答。

市民四　是啊，聪明点回答。

市民三　是啊，老实点回答，你最好这样。

心納　我叫什么名字？我到哪兒去？我家住哪里？我是个已婚的还是个單身漢？然后，对每一个人的問題都要回答，立刻回答，簡單，聪明而且还要老实：我說聪明点，我是个單身漢。

市民二　这就等于說，結了婚的都是傻瓜：为了这个，我看你眞該吃我一个耳光。往下說；痛痛快快地說。

心納　痛痛快快地說，我是去参加該撒的葬礼的。

市民一　是朋友还是仇人？

心納　是朋友。

市民二　这个回答还算痛快。

市民四　說說你的住处，簡單点。

心納　簡單点說，我家住大庙旁边。

市民三　你的名字，先生，老实点。

心納　老实說，我的名字叫心納。

市民一　把他撕碎；他是个叛徒。

心納　我是詩人心納，我是詩人心納。

市民四　为了他的坏詩也撕碎他，为了他的坏詩也撕碎他。

心納　我不是那个叛徒心納。

市民四　不相干，誰叫他的名字叫心納；把他的名字从他的

心里挖出來，攆他走。

市民三　推开他，推开他！來吧，火把，嗬！点起火來：到布鲁特斯家去，到加修斯家去；把一切都燒掉：几个人到达修斯家去，几个人到卡斯卡家去；几个人到萊加利斯家去：走啊，快走！

〔同下。

第 四 幕

第一場　罗馬的一座住宅里

〔安东尼，奥达維，雷彼得斯三人圍桌而坐。

安东尼　那么这些人都得死了；他們的名字上已經做了記号。

奥达維　你的兄弟也要死；你同意嗎，雷彼得斯？

雷彼得斯　我同意——

奥达維　　　　把他記下來，安东尼。

雷彼得斯　有个条件，就是你姐姐的兒子，
波布列斯也不能活命，馬可·安东尼。

安东尼　他不能活；你看，我点一筆判他的死刑。
不过，雷彼得斯，你到該撒的家里去一次；
把他的遺囑拿來，我們來决定一下
如何把他的遺產办个結束。

雷彼得斯　好，还是到这里來找你們嗎？

奥达維　不在这里，就在大庙。

〔雷彼得斯下。

安东尼　这是一个稍微有点不大够格的人，
只能差他去做点零星瑣事；把这个
世界三分，他也配担当三分之一的
局面嗎？

奥达維　　你对他有这样想法，
可是在我們决定誰死誰活的判决中
你却又听从他的意見。

安东尼　奥达維，我比你多見几年世面：
我們現在虽然在这个人身上加了許多荣譽，
使我們在各种責难的重担之下略感安心，
可是他負担这些荣譽就像驢子馱金似的，
在干这件差使当中呻吟流汗，按着
我們的方向，或是被牽着或是被驅使；
然后等他按着我們的要求馱到了地方之后，
我們就可以把他的担子卸下來叫他滚蛋，
就像对一头閑散的驢子一样，叫它去搖耳朵，
到野地里去吃草。

奥达維　　　　　　　你爱怎样办就怎样办：
但是他可是位身經百战的勇敢軍人。

安东尼　我的馬也是这样，奥达維，因此
我才指定給它一定数量的蒭料：
这一头畜牲我教它作战，
轉弯，勒住，往前冲鋒，
它的身体动作都要受我精神的支配。

在某种意义上，雷彼得斯也只不过如此；
他一定要受教育，受訓練，接受命令前進；
这一个精神空洞的家伙；他的粮食
就是最粗劣的东西，渣滓和廢品，
凡是别人抛弃不用的或用破了的
都成了他的新鮮玩意：除了拿他当件道具
否則就沒有必要談論他。現在，奧达維，
听我談些大事：布魯特斯和加修斯
正在招兵買馬：我們一定要赶快准备：
因此我們就要把力量結合起來，
召集起來我們的好友，尽一切可能想办法；
讓我們馬上召开会議，討論
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揭發陰謀，
用最妥当的办法对付公开的危險。

奧达維　我們就这样办：因为我們好像被縛住的熊一样
周圍有無数的敌人像狗一样向我們狂吠；
有些人面帶笑容，可是我恐怕，在他們心里
却有数不尽的詭計陰謀。

〔同下。

第二場　沙地士附近的軍營。布魯特斯帳前

〔鼓声。布魯特斯，路細勒斯，陸修斯，及兵士多人同上；蒂丁諾斯和平达魯斯从另一端上場，迎上來。

布鲁特斯　站住，喂！

路細勒斯　口令，喂！站住。

布鲁特斯　怎么，路細勒斯！加修斯已經到了嗎？

路細勒斯　他已經到了；平达鲁斯已到这里

代表他的主人向你表示敬意。

布鲁特斯　他向我殷勤問候。平达鲁斯，你的主人，

是他自己改变了，还是由于什么坏下屬，

使我認为很有理由应該希望

某些措施应当取消：不过如果他在这里，

我願意当面和他談談。

平达鲁斯　　　　　　　　我确信

我高貴的主人一定和他平常一样

以滿心的关怀与敬意出來見你。

布鲁特斯　我不怀疑这个。我問你，路細勒斯，

他怎样接見你的：好讓我心中有数。

路細勒斯　很有祀貌，而且敬意也足够；

就是不像他从前那样親切，

說起話來毫不拘束，也沒有那种

坦白友好的商量态度。

布鲁特斯　　　　　　　　你所描寫的

乃是一位热情的朋友在变冷：路細勒斯，

你可曾注意过当爱情开始衰褪枯竭的时候

它总是先表現出一种勉强的有礼貌的样子。

在坦白与直爽的友情中是沒有詭計的：

而心里有鬼的人，却像外表狂放的野馬一样，

看起來样子很英駿，質地很不錯；

可是等它們一上陣，挨几下靴刺，見一点血，

它們立刻就垂头丧气，像一匹欺人的駑馬

在考驗中垮了下去。他的部隊來了嗎？

路細勒斯　他們預定今晚在沙地士扎营；

大部分隊伍，差不多騎兵全部，

都跟加修斯一同來了。

〔远远軍隊行進声。

布魯特斯　　　　　　　　　　　　　　听！他到了：

輕輕地前進去迎接他。

〔加修斯和他的軍隊上。

加修斯　喂，站住！

布魯特斯　喂，站住！傳令下去。

兵士一　站住！

兵士二　站住！

兵士三　站住！

加修斯　最高貴的老兄，你太欺負我了。

布魯特斯　你們評評看，天上的神哪，我欺騙过敌人嗎？

如果沒有的話，我怎么会欺負一位兄弟呢？

加修斯　布魯特斯，你的这种道貌岸然的样子欺人也不外露；可是在你干这种事的时候——

布魯特斯　　　　　　　　　　　　　　加修斯，不要急；

你有委曲就慢慢地說吧：我是很了解你的。

在这里，在我們兩人的大軍面前，
他們只应当看見我們是如何地相親相愛才是，
我們不宜在这里爭吵：打發他們先走开；
加修斯，然后再到我的軍帳里來暢談你的苦痛。
我一定好好听你談个够。

加修斯　　　　　　　　　　　平达魯斯，
吩咐我們的隊長們把他們的部隊
率領到附近地方去。

布魯特斯　路細勒斯，你也去同样办理，在我們的
会議結束以前不許有任何人走進我們的軍帳。
讓陸修斯和蒂丁諾斯为我們守門。

〔同下。

第三場　布魯特斯的軍帳里

〔布魯特斯和加修斯同上。

加修斯　說你欺負我有这样的事实为証：
你把路修斯庇拉判刑定罪
因为他在这里接受了沙地士人的賄賂；
我寫了一封信替他說情，因为我
了解他的为人，但是你却一些也不理睬。

布魯特斯　对于这样一件事情你寫信，簡直是侮辱你自己。

加修斯　在像这样一种时候，对于任何一件小过錯
都抓住不放并不是很合適的办法。

布魯特斯　讓我告訴你說，加修斯，你自己本人
手脚就不很干净，你本人就有很大的不是，
你为了金錢，把官职做買賣，任意售給
不称职的人。

加修斯　　　　　　我手脚不干净！
你要知道，說这話的是你布魯特斯，
若不然，老天在上，这就是你的最后一句話。

布魯特斯　有加修斯的名字鼓励这种貪污，
所以处分才縮起头來不敢露面。

加修斯　处分！

布魯特斯　你要記住三月，記住三月十五那一天：
偉大的該撒所以流血还不是为了正义的緣故？
如果不是为了正义，哪一个坏蛋敢碰他，
敢砍他一刀？怎么，我們哪一个人
砍倒这全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
还不是因为他方便盗窃，我們現在竟然
要用卑鄙的賄賂來沾汚我們的手指嗎？
竟然要把我們無价的荣譽大量出售，
而它的代价竟然是这么一把骯髒的东西嗎？
我寧願做一只狗，向月亮狂吠，也不願意
做那样一个罗馬人。

加修斯　　　　　　　　　　布魯特斯，不要再刺激我；
我可不能忍受这个：你这样逼我，
你是忘了你是誰；我是个軍人，我，

比你更老練，比你更有能力
处理各种事务。

布魯特斯　　　　　　算了吧；你不能，加修斯。

加修斯　我能够。

布魯特斯　　　　　我說你不能。

加修斯　你不要再逼我，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
注意你的健康，不要再挑逗我。

布魯特斯　滚开，你这小人！

加修斯　竟然会这样？

布魯特斯　　　　　　　听我說，因为我要說。
只因为你乱發脾气我就該退縮讓步嗎？
有一个瘋子对我怒目相視我就該害怕嗎？

加修斯　唉天上的神哪，神哪！这一切我都得忍受嗎？

布魯特斯　这一切！是啊，还要把你折磨得心兒也要爆裂呢。
去叫你的奴才們看看你發了多大的脾气，
叫你的奴隸們去發抖。我也会讓步嗎？
我也要听你的吩咐？我也該在你的暴戾的
怒火之下忍受蜷伏嗎？天上的諸神在上，
你的怒胆中有多少毒汁你也只能自己消受，
就是使你爆炸也別無办法；因为，从今以后，
無論什么时候只要你乱使性子，我就要作弄你，
是啊，还要拿你尋欢取乐。

加修斯　　　　　　　　　　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布魯特斯　你說你是个比我更高明的軍人：

拿点証据出來吧；把你的誇口变为事实，

我会很高兴見識見識的；从我說來，

我是很高兴向高貴的人物們領教的。

加修斯　你从各方面侮辱我；你簡直是侮辱我，布魯特斯；

我剛才說的是比你更老練，誰說更高明來着：

我說过更高明嗎？

布魯特斯　　　　　　你就是說过，我也不在意。

加修斯　就是該撒在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敢这样激怒我。

布魯特斯　算了，算了！你也不敢这样冒犯他。

加修斯　我不敢！

布魯特斯　不敢。

加修斯　什么，不敢冒犯他！

布魯特斯　　　　　　　　　你拚了命也不敢。

加修斯　你对我的爱意不要估計太高了；

我很可以做出我事后要后悔的事來的。

布魯特斯　你已經做出了你事后应当后悔的事。

在你这种威脅里，加修斯，幷沒有什么可怕之处；

因为我有誠实做我坚强的武器，

什么恫吓全是我身边吹过的懶風，

我睬都不加理睬。我曾經差人到你那里，

向你求助一筆金錢，而你却断然拒絕了：

因为我不能采用罪惡的手段聚斂錢財：

老天在上，我寧願把我的心掏出來鑄錢，

滴我的鮮血做硬幣，我也不能采用

不正当的办法从农民的劳苦的手里
榨取他們的血汗錢。我一再差人來
向你求助一些錢財开發我軍隊的粮餉，
而你全回絕了：这可像是加修斯干的事？
我能对开伊斯·加修斯采取同样的办法嗎？
如果有一天馬可·布魯特斯也变得如此貪婪，
对他的朋友也竟然变得一个臭錢都舍不得，
天上的神哪，你們就把你們所有的雷电全預备好，
馬上把他殛个粉碎！

加修斯　　　　　　　　我沒有拒絕过你。

布魯特斯　你拒絕过。

加修斯　　　　　　　我沒有：是誰把我的話傳回去的
他一定是个混蛋蠢才。布魯特斯簡直撕碎了我的心：
一个朋友应当原諒他朋友的缺点，
但是布魯特斯却把我的更加誇大了。

布魯特斯　我沒有，除非你拿它們來对付我。

加修斯　你不爱我。

布魯特斯　　　　　　我不爱你的缺点。

加修斯　朋友的眼睛永远不会看見这些缺点的。

布魯特斯　只有奉承的人才不願意看見，虽然它們
大得像夏令佩斯高山一样。

加修斯　來啊，安东尼，小奥达維，你也來，
你們都在加修斯一个人身上报仇吧，
因为加修斯已經厭倦了这个世界；

被他所爱的一个人痛恨；被他的弟兄作弄；
像一个奴隸似地被責罵；他的缺点全被揭露，
被記錄在簿子上，被牢牢地記住背誦，——
为了当面剖給我看。唉，我眞能
从眼睛里哭出血來！我的鋼刀在这里，
这里是我袒露的胸膛；这里面，有一顆心
比普斬特斯的宝礦更丰富，比黃金更貴重：
如果你是个罗馬人，你就把它掏出來；
我拒絕給你金錢，現在拿我的心來給你：
刺吧，像你对該撒那样；因为我知道，
就是在你最恨他的时候，你爱他
也还是远勝于你爱加修斯。

布魯特斯　　把你的刀收起來：
你的怒气尽管發作，但是也有限得很；
不管你干什么不荣譽的事，我都会当做是一时發作。
啊加修斯，你的命运是与一只羔羊連系在一起，
它对于暴怒只不过像是火石之于火花一样，
你把它打得重了，它便爆出几个火星來
然后馬上又冰冷了。

加修斯　　加修斯活着
难道只是他布魯特斯的作弄取笑的对象嗎，
一点也不管他是多么苦痛，心上有多少不高兴？

布魯特斯　我說那些話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

加修斯　你也承認这个嗎？把你的手給我吧。

布魯特斯　还有我的心。

加修斯　　　　　　　　　　啊布魯特斯！

布魯特斯　　　　　　　　　　　　　什么事？

加修斯　当我母親留給我的粗暴性子一时叫我

迷失本性的时候，你竟然沒有一点爱心

忍讓我一些嗎？

布魯特斯　　　　　　是，加修斯，从今以后，

只要你对布魯特斯过于認眞計較的时候，

他就認为是你母親在懲罰你，而不去睬你。

詩人　（幕后）讓我進來見見將軍們；

他們之間有爭持；讓他們自己在一起

不合適。

路細勒斯　（幕后）你不能進去見他們。

詩人　（幕后）除了死亡，別的什么也攔不住我。

〔詩人上，路細勒斯，蒂丁諾斯和陸修斯后随上。

加修斯　喂，喂！是怎么回事？

詩人　眞不知羞，將軍們！你們打算干什么？

相親相爱，做朋友，你們这兩人像这样才对；

我比你們多活几年，我比你們多懂許多事。

加修斯　哈，哈！这一个窮鬼的詩作得多坏！

布魯特斯　你走开，漢子；沒有禮貌的家伙，走吧！

加修斯　容忍他一些，布魯特斯；这是他的方式。

布魯特斯　等他知道他的節奏，我才原諒他的脾气：

战爭的事和这种謅詩的傻瓜有什么干系？

伙計，走吧！

加修斯　　　　快走，快走，赶快走吧！

〔詩人下。

布魯特斯　路細勒斯和蒂丁諾斯，吩咐隊長們

准备今晚在这里宿营吧。

加修斯　然后你們兩个，把麥沙拉也立刻

領來見我們。

〔路細勒斯和蒂丁諾斯同下。

布魯特斯　　　　陸修斯，給我一碗酒！

〔陸修斯下。

加修斯　我沒有想到你也会这样發怒。

布魯特斯　唉，加修斯，我心里說不出有多少痛苦，

加修斯　如果你遇見意外挫折就沮丧，

你的哲学对于你可說是毫無用处。

布魯特斯　再沒有人比我更能忍受灾难：鮑霞死了。

加修斯　啊！鮑霞！

布魯特斯　她死了。

加修斯　我剛才那样冒犯你，怎么居然还能活命？

啊，眞是無法承担的痛心的損失！

害的是什么病？

布魯特斯　　　　为了我离开家着急，

又听見小奧达維和馬可·安东尼的力量

那样强大而担憂：因为这消息和她的死耗

同时傳來：她听見这个就变得神經錯乱，

乘她的僕人不在的时候，她服了毒。

加修斯　这样死的？

布魯特斯　　　　　　正是这样。

加修斯　　　　　　　　　　　　　　啊你們不朽的天神哪！

〔陸修斯持酒和蠟燭重上。

布魯特斯　不要再談她了。遞給我一碗酒。

用这一杯酒我澆熄了一切的不和，加修斯。

〔一飲而尽。

加修斯　我的心也渴望这一句崇高的諾言。

滿上，陸修斯，一直滿到它溢出杯緣；

为了布魯特斯的愛我永远也喝不够的。

〔一飲而尽。

布魯特斯　進來，蒂丁諾斯！

〔陸修斯下。

〔蒂丁諾斯和麥沙拉同上。

　　　　　　　　　　　　　　歡迎你，好麥沙拉。

我們現在來圍着这一支短燭坐下，

把我們必需做的事一一地商議一遍。

加修斯　鮑霞，你眞的死了？

布魯特斯　　　　　　　　　　不要談她了，我請你。

麥沙拉，我这里收到的一些信上說

年青的奥达維和馬可·安东尼

率領了一支强大的軍隊來对付我們，

而他們正在朝着非力比的方向前進。



麦沙拉　我也收到一些内容相同的信。

布鲁特斯　还有什么别的？

麦沙拉　还說奥达維，安东尼和雷彼得斯，

　　采取褫夺法权的办法，造了一个叛徒名單，

　　把一百个元老判处了死刑。

布鲁特斯　这一点我們的信不完全一致；

　　我的信上說他們采用褫夺法权的办法

　　处死了七十名元老，西塞罗是其中一个。

加修斯　西塞罗也是一个！

麦沙拉　　　　　　　　　　西塞罗已經死了，

　　就是在这一批被褫夺法律保护的人們当中。

　　你收到你夫人的信沒有，我的大人？

布鲁特斯　沒有，麦沙拉。

麦沙拉　在那些信里也沒有人談到她嗎？

布鲁特斯　沒有，麦沙拉。

麦沙拉　　　　　　　　　　这个，我想，倒有点奇怪了。

布鲁特斯　你为什么問？你听見什么关于她的事嗎？

麦沙拉　沒有，我的大人。

布鲁特斯　我說，你若是个罗馬人，你就該对我說眞話。

麦沙拉　那么你就像罗馬人似的听我告訴你眞話吧：

　　因为据确实消息她已經死了，而且死因不平常。

布鲁特斯　唉，永别了，鮑霞。我們都得死，麦沙拉：

　　当我在沉思当中想到她迟早总有死的一天时

　　我現在也就有力量來忍受这个噩耗了。

麥沙拉　偉大的人物正是該这样忍受巨大的損失。

加修斯　对于这种事情我和你一样有故作鎮靜的本領，

　　但是我的天性却不讓我这样平和地忍受。

布魯特斯　好吧，还是談活人的事吧。你們看

　　立刻向非力比前進怎样？

加修斯　我認为幷不太好。

布魯特斯　　　　　　　　你的理由？

加修斯　　　　　　　　　　　　　就是这个：

　　最好是讓敌人來找我們：

　　那样就会更消耗他們的物資，使他們的兵馬更疲憊，

　　对他們自己大为不利；而我們按兵不动，

　　却可以养精蓄銳，灵活运用有利条件。

布魯特斯　好理由碰見更好的理由当然是要讓位的。

　　在非力比和这个地方之間的人民

　　他們的效忠之誠都还有些勉强，

　　因为他們对我們的需索不滿：

　　我們的敌人，在他們当中通过，

　　一定会因为吸收了他們而更加强大，

　　更加精神飽滿，实力充沛而斗志昂揚；

　　如果我們迎到非力比去同他們决战

　　把这些人民放在我們的后面，我們就可以

　　褫夺他們的这个有利条件。

加修斯　　　　　　　　　　听我說，好兄長。

布魯特斯　請你原諒，除此以外你还要注意

我們已經試用我們朋友的力量到了極度，

我們的隊伍已經飽和，我們的时机已經成熟：

我們敌人的人数却每天都在增加；

而我們，达到了顚峰，却將开始下降。

在人生的事業里有一种潮汐規律，

乘着高潮上漲就無往而不利；

錯过了机会，他們生命的全部航程

便將处处碰見淺灘，陷入苦难。

我們現在正在这样滿潮的海上航行，

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潮勢方便的机会，

否則我們的事業就要失敗。

加修斯 　　那么，按照你的安排，前進吧，

我們都要親自前去，到非力比去和他們决战。

布魯特斯 　我們不知不覚已經談到深夜了，

精神还是不得不服从需要；

我們就是再不情願也还只好休息一会。

沒有別的話了嗎？

加修斯 　　沒有了。晚安吧：

明天我們一早起來就立刻出發。

布魯特斯 　陸修斯！（陸修斯又上）我的睡衣。

〔陸修斯下。

再会吧，好麥沙拉：

晚安，蒂丁諾斯：高貴而又高貴的加修斯，

晚安了，祝你好好地休息。

加修斯 啊我親愛的兄長！

这一夜在开始的时候眞是很不吉利，

但願在我們的灵魂深处再不要出現这种不和；

千万不要，布魯特斯。

布魯特斯 現在全很好了。

加修斯 晚安，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晚安，好兄弟。

蒂丁諾斯和麥沙拉 晚安，布魯特斯大人。

布魯特斯 再見，每一位。

〔除布魯特斯外均下。

〔陸修斯持睡衣又上。

把睡衣給我。你的乐器在哪里？

陸修斯 在这帳篷里。

布魯特斯 怎么，你說話也沒有精神了？

可憐的儍小子，我也不責备你；你是太累了。

去把克劳迭斯和我的几个别的人叫來；

我要他們到我帳篷里的軟椅上來睡。

陸修斯 瓦罗；克劳迭斯！

〔瓦罗和克劳迭斯同上。

瓦罗 大人喚我們嗎？

布魯特斯 我請你們兩位，在我的帳篷里安宿过夜吧；

也許等一会我会喊醒你們到我的兄弟

加修斯那里去办一些事。

瓦罗 回禀大人，我們可以站着等候你大人吩咐。

布鲁特斯　我不要你們那样：睡下吧，好朋友：

我也許还会有些别的想法。

你看。陸修斯，我找了这許久的書原來在这里；

我把它放在睡衣口袋里了。

〔瓦罗和克劳迭斯睡下。

陸修斯　我記得淸淸楚楚的你大人沒有交給我。

布鲁特斯　請原諒我，好孩子，我近來太好忘事。

你还能把你的倦眼再撑一会，

用你的乐器撥弄一两个曲子嗎？

陸修斯　是，我的大人，只要你願意。

布鲁特斯　　　　　　　　我願意听，我的孩子：

我太麻煩你了，但是你是願意做的。

陸修斯　这是我的責任，大人。

布鲁特斯　我也不該强求你尽責超过了你的能力；

我知道年輕人只要有机会就要休息一会的。

陸修斯　我已經睡过一会了，我的大人。

布鲁特斯　那很好；等一会你就可以再睡的；

我不会留你很久的：如果我还能活下去，

我一定好好待你。

〔音乐，伴唱一曲。

这簡直是个催眠曲。唉害人的睡眠，

我的孩子为你奏乐，你还要把鉛錘

压在他的身上？善良的傻瓜，晚安吧；

我不能待你太苛，再把你喚醒了：

如果你的头一点，你都会把乐器弄坏了；
我來代你拿开：唉，好孩子，晚安吧。
讓我看看，看看，我上次讀到了什么地方
頁数沒有折起嗎？是这里，我想。

〔坐下。

〔該撒的鬼魂上。

这燭光为什么这样惨淡！啊！是誰來了？
我想是我的目光微弱無力
才形成这一个龐大駭人的影子。
它对着我來了。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个什么神，什么天使，还是什么魔鬼，
你叫我的血变冷，叫我的头髮豎立？
你和我說你是誰。

鬼　我是你的煞神，布魯特斯。

布魯特斯　你來做什么？

鬼　告訴你可以在非力比和我相見。

布魯特斯　嗯；那么我又可以看見你了？

鬼　是啊，在非力比。

布魯特斯　好啊，那么我就在非力比和你見面吧。

〔鬼魂下。

現在我的胆子一壯你就隱沒不見了。
煞神，我倒是想和你多談几句。
孩子，陸修斯！瓦罗！克劳迭斯！你們几位，醒醒！
克劳迭斯！



陸修斯　我的大人，这几根弦音都不正。

布魯特斯　他以为他还在奏弄乐器。

陸修斯，你醒來！

陸修斯　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你做了什么夢，陸修斯，这样大声喊叫？

陸修斯　我的大人，我不知道我喊叫过。

布魯特斯　是啊，你喊來着：你看見了些什么？

陸修斯　什么也沒有，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再睡吧，陸修斯。克劳迭斯！

（对瓦罗）你这家伙，也醒醒！

瓦罗　我的大人？

克劳迭斯　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兩位，你們睡覚为什么这样大声喊叫？

瓦罗和克劳迭斯　我們喊叫，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是啊：你們看見了什么？

瓦罗　沒有，我的大人，我什么也沒見。

克劳迭斯　　　　我也沒見，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你們去，代我問候我的兄弟加修斯；

吩咐他率領他的軍隊赶早启程，

我們随后就到。

瓦罗和克劳迭斯　遵命，我的大人。

〔同下。

第 五 幕

第一場　非力比原野

〔奥达維，安东尼率領他們的軍隊同上。

奥达維　你看，安东尼，我們的希望实現了：

你方才說敌人不肯下來，

他們一定会坚守山崗和高地；

而事实証明幷不如此：他們的軍隊已到跟前；

他們打算在非力比这里敎訓我們，

不等我們挑战就先來应战了。

安东尼　算了，我知道他們的心事，我知道

他們为什么这样做：他們很可以安心地

到別的地方去；可是他們心怀惴惴地

鼓足勇气走下山來，他們以为擺出这个陣容

就可以讓我們深深相信他們非常威風的；

而事实却幷不如此。

〔一个报信人上。

报信人　　　　　　　　你們快准备，將軍們：

敌人的陣容好不威武浩蕩,已經过來了;
他們的挑战血旗高高飄揚,
我們一定要立刻商量对策。

安东尼　奥达維,請你率領你的軍隊悄悄地
沿着这平原的左方前進。

奥达維　我沿着右方;你去向左方前進。

安东尼　你为什么在这种緊急的时候与我不和?

奥达維　我沒有与你不和;但是我就是要这样。

〔進軍。

〔鼓声。布魯特斯,加修斯,和他們的軍隊上;路細勒斯,蒂丁諾斯,麥沙拉,和其他人等同上。

布魯特斯　他們站住了,好像要說話。

加修斯　站穩些,蒂丁諾斯:我們要走上去說几句話。

奥达維　馬可·安东尼,我們要下令开战嗎?

安东尼　不,該撒,我們等他們進攻再还手。
站向前去;將軍們有些話要說。

奥达維　不要动,靜候命令。

布魯特斯　先礼后兵:是不是,老鄉?

奥达維　倒不是我們更好說話,像你那样。

布魯特斯　說好話总比乱动手好些,奥达維。

安东尼　你早就用乱动手代替了你的說好話了,布魯特斯:
你看看你在該撒的心头戳的那个窟窿。
你嘴里还喊着"該撒,万歲,万歲!"

加修斯　　　　　　　　　　　　　安东尼,

你动手的模样还沒有表演出來；

至于你說的話，却賽过了海布拉的蜜蜂，

叫它們的蜜都不甜了。

安东尼　　　　　　　　可是却不是沒有刺。

布魯特斯　啊，是啊，連声音也沒有了；

因为你把它們的嗡嗡之声也偷來了，安东尼，

在你刺人之前，你还很会吓唬人。

安东尼　你們这群坏蛋，当你們的万惡的刀劍，

一把接一把地向該撒的身上乱砍，你們可不这样：

你們像猴子似地呲牙裂嘴，像獵狗似的搖尾乞憐，

匍匐着身子像奴隸，去親吻該撒的脚；

而这时候罪該万死的卡斯卡，像一只癩狗，

从背后在該撒的頸上砍一刀。啊，你們这群小人！

加修斯　小人！你听，布魯特斯，你謝謝你自己吧：

如果当时你听从了加修斯的意見，

这一条舌头今天还能罵人？

奧达維　來吧，來吧，說些正經的：如果为了吵嘴流汗，

那么为了解决这糾紛就該流点更紅的东西。

你看：

我現在拔出刀來指着叛徒們；

你們想吧，这把刀什么时候才收起來？

永远不，除非等該撒身上的三十三处伤口

全都好好地报了仇，若不然便是到

另一个該撒也做了叛徒們刀下冤魂的时候。

布鲁特斯　該撒，你不会死在叛徒們的手里，

　　除非你身上的那双就是叛徒的手。

奥达維　　　　　　　　　　　　　　　我倒也这样希望；

　　我天生是不会死在布魯特斯的刀下的。

布魯特斯　啊，即使你是你們这一家里最高貴的人物，

　　小孩子，你也不能有更光荣的死处了。

加修斯　一个暴戾的学童，还不配有这种光荣呢，

　　再加上一个小丑，專門討人欢喜的弄臣！

安东尼　还是那个老加修斯嗎！

奥达維　　　　　　　　　　　來，安东尼；走吧！

　　叛徒們，我們当面向你們挑战；

　　如果你們今天敢应战，就到战場上來：

　　如果不敢，等到有胆子的时候再來。

〔奥达維，安东尼和他們的軍隊下。

加修斯　好啊，我說，風你吹，浪你汹涌，大船你冲進吧！

　　暴風雨已經來了，一切都憑这孤注一擲了。

布魯特斯　喂，路細勒斯！听好，我有句話要和你說。

路細勒斯　（站向前）　　　　　　　　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和路細勒斯在一旁說話。

加修斯　麥沙拉！

麥沙拉　（站向前）我的將軍有什么吩咐？

加修斯　　　　　　　　　　　　　　麥沙拉，

　　今天是我的生日；加修斯当年出世

　　就是在这一天，把手伸給我，麥沙拉：

請你为我作証，我是和当年的彭貝一样，
完全是違反着我的心願，被逼成
不得不把我們的全部自由孤注一擲在这一場战斗里。
你知道我是个很信仰伊壁鳩魯的人，
很贊成他的意見：而現在我却改变了主意，
我很有一些相信那种預兆吉凶的事件。
当我們从沙地士來的时候，我看見有兩只
巨鷹落在我們先鋒的大旗上，甜在那里不走，
从我們兵士們的手上攫食东西；
它們一路陪我們到了这非力比：
今天早晨它們飛走不見了：
可是另外却來了一大群烏鴉，尸鷹，
在我們头上盤旋，从天上望着我們，
就好像我們是垂死的食物似的：它們的
黑暗像一片最不吉利的天幕，而我們的
隊伍就被罩在下面，好像馬上就要变鬼。

麥沙拉　不要信这些。

加修斯　　　　　　　我不过相信一部分，
因为我的精神飽滿，信心坚定，
随时都准备应付各种各样的險难。

布魯特斯　就是这样，路細勒斯。

加修斯　　　　　　　　　　我說，最可敬的布魯特斯，
如果天神們今天对我們有好感，我們这兩个
和平的愛好者，就可以希望一直活到老年！

但是，既然人生的事务总是变化無常，
我們就無妨先來設想一下最坏的結局如何。
如果我們这一仗打敗了，那么这一次
便是我們最后一次在一起談話：
既然这样，那么你决定怎样办呢？

布魯特斯　就是根据那一种哲学的道理，
根据它我曾經責备过开多，
責备他自殺：我不知道怎么样办，
但是我总認为，为了害怕未來的事
就先把生命的时間切断眞乃是一种
懦怯与可耻的行为：我有忍耐做武裝，
保护我抵抗天上的更强大的力量
为我們人間所制定的命运。

加修斯　　　　　　　　　　那么，
如果我們此次战敗，你是願意被牽着
在人家凱旋的行列里走过罗馬街道了？

布魯特斯　不，加修斯，絕不：你这高貴的罗馬人，
你永远不能設想布魯特斯会被縛進罗馬城；
他的心胸太驕傲。但是在今天
必須結束在三月十五开始的事；
我們是否还能相見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在这里先举行訣别吧。
永远地，永远地，离别了，加修斯！
如果我們再見面，当然，我們要笑的；

如果不然，那么这一次离别也很好了。

加修斯　永远而又永远地再見了，布魯特斯！

如果我們再見面，我們当然要笑；

如果不然，这一次离别也眞的很好了。

布魯特斯　那么好吧，請前進。唉，但願一个人

也能够在这一天事業結束以前就知道結果！

但是也滿足吧，这一天总是要过去的，

而到那时候，結果总是知道的。走吧，我說，走！

〔同下。

第二場　战場上

〔战鼓声。布魯特斯和麥沙拉上。

布魯特斯　騎馬快去，快，麥沙拉，快，把这几个命令

交給那边的部隊：

〔鼓声雷鳴。

命令他們立刻攻击；因为我看見

奧达維的那一翼作战不力，

發动一次猛攻便可以叫他們崩潰。

快去，快去，麥沙拉：叫他們全力出击。

〔同下。

第三場　戰場上的另一处

〔战鼓声。加修斯和蒂丁諾斯同上。

加修斯　啊，你看，蒂丁諾斯，看，那些混蛋都只顧逃命！
我自己也变成了我們自己的敌人：
我的那个旗手也想轉身逃跑；
我殺了这个懦夫，可是他却把我也傳染上了。

蒂丁諾斯　啊加修斯，布魯特斯的命令發得过早；
他占了奥达維的一些上風，
就沉不住气了：他的兵士只顧搶劫，
而我們却被安东尼包圍住了。

〔平达魯斯上。

平达魯斯　再逃得远些，我的大人，再逃得远些；
馬可·安东尼已經占了你的大营，我的大人：
你快走吧，我的大人，赶快再逃得远些。

加修斯　这座山头已經够远了。你看，蒂丁諾斯；
那边起火的地方是不是我的大营？

蒂丁諾斯　是的，我的大人。

加修斯　　　　　　　　蒂丁諾斯，如果你敬爱我，
你就赶快騎上我的馬，拚命鞭打它飛奔，
讓它把你送到那边的軍隊里去
然后再回來；好讓我确实知道
那边的軍隊是敌人还是朋友。

蒂丁諾斯　我馬上就來，和思想一样快。

〔下。

加修斯　平达魯斯，你去，到那山上更高一点的地方；
我的眼睛一直不大好；你去了望蒂丁諾斯，
你告訴我在战場上看見些什么动靜。

〔平达魯斯走上山去。

在今天我第一次呼吸：时間的循环又开始了，
在我开始有生命的日子里，我的生命又將結束；
我的生命的界限已經滿了。漢子，有什么动靜？

平达魯斯　（在上）啊我的大人！

加修斯　有什么消息？

平达魯斯　（在上）蒂丁諾斯的四周都被騎兵
包圍了，他們拚命地追他；
但是他还跑在前面。現在他們就要追上他了。
啊呀，蒂丁諾斯！有些人下了馬。啊呀，他也下來了。
他被擒了。（呼喊声）你听！他們在欢呼了。

加修斯　下來吧；不用再望了。
唉，我眞是个懦夫，他們把我最好的朋友
当着我的面捉去了，我还有什么臉活着！

〔平达魯斯下。

你过來，漢子：
你是在巴提亞地方被我俘獲的；
那时候，你为了活命，曾經对我發誓，
不管我吩咐你做什么事，

你都一定从命。來吧，你來实現你的誓言；
你現在是个自由人了；这一把宝刀曾戳穿过
該撒的小腹，你現在用它來探進我的胸膛吧。
不用回答我的話：这里，你握住刀柄；
等我把臉蒙起來以后，像現在这样，
你就用刀刺吧。（平达魯斯刺殺他）該撒啊，你的大仇已报，
还是用的殺死你的那一把刀。

〔死去。

平达魯斯　这样，我現在自由了；但是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我却寧願不是这样。唉加修斯！
平达魯斯就要离开这一片地方远走高飛，
在那里他將永远再不看見一个罗馬人。

〔下。

〔蒂丁諾斯和麥沙拉又上。

麥沙拉　这只不过是交換，蒂丁諾斯；奧达維
被高貴的布魯特斯的兵力击潰，
而加修斯的部下却敗在安东尼手里。

蒂丁諾斯　这些消息会叫加修斯听了很高兴的。

麥沙拉　你剛才在哪里和他分手的？

蒂丁諾斯　　　　在这山上，
他的奴隸平达魯斯陪着他，完全是垂头丧气的样子。

麥沙拉　躺在那边地上的不是他嗎？

蒂丁諾斯　他躺在那里好像已經死了。啊呀我的心哪!

麥沙拉　是不是他?

蒂丁諾斯　　　　　　唔,是他,麥沙拉,

但是加修斯已經死了。啊沉落的太陽,

就像你在鮮紅的余輝当中沉向黑夜一样,

加修斯的生命也在这鮮紅的血泊里沉沒了,

罗馬的太陽落了!我們的日子已經結束;

烏云,湿露和危險,你們來吧;我們的事業已經告終!

都是因为他不相信我能完成使命才讓他干出这种事來。

麥沙拉　是他不相信勝利成功才讓他干出这种事。

唉令人惱恨的錯誤,悲观失望的孩子,

你为什么單單把不眞实的事实反映給

人們灵敏的头腦?唉錯誤,只要你一形成,

你就永远不会產生快乐的結果,

你只会害死那孕育你的母体!

蒂丁諾斯　喂,平达魯斯!你在哪里,平达魯斯?

麥沙拉　你去找他,蒂丁諾斯,我先去迎接

高貴的布魯特斯,把这一个刺耳的消息

刺入他的兩耳:我說"刺入",

因为对于布魯特斯的兩耳來說,

这一幅慘象眞是和鋒利的鋼刀与毒箭

一样使他难过。

蒂丁諾斯　　　　　　你快去吧,麥沙拉,

我先到四下里去尋找平达魯斯。

〔麥沙拉下。

你又为什么打發我去呢，勇敢的加修斯？
我不是遇見你的朋友了嗎？他們不是
还在我的头上戴了这一只勝利的花环，
而且还要我送給你嗎？你沒有听見他們的欢呼嗎？
唉，唉，你是把什么事全都想錯了！
但是，拿着吧，还是把这花冠戴在你的头上；
你的布魯特斯吩咐我把它送給你，我就
按照他的吩咐行事。布魯特斯，快來吧，
你看看我怎样敬愛开伊斯·加修斯。
天神們，請允許我：这是一个罗馬人的責任：
加修斯的宝刀，你來吧，你來刺進蒂丁諾斯的心。

〔自殺。

〔战鼓声。麥沙拉又上，后随布魯特斯，小开多及其他人等。

布魯特斯　在哪里，麥沙拉，他的尸首在哪里？

麥沙拉　你看，在那里，蒂丁諾斯正在匍伏着哭他。

布魯特斯　蒂丁諾斯的臉是朝上的。

开多　他死了。

布魯特斯　唉，尤利斯·該撒，你还是个强大有力的人！
你的陰魂到处巡行，把我們自己的鋼刀
插到我們自己的心腹里面來了。

〔战鼓声低低地响。

开多　勇敢的蒂丁諾斯！

看哪，他在死了的加修斯头上还加了冠！

布魯特斯 这世上还有兩个像这样的罗馬人嗎？

最后的罗馬人，永别了！

罗馬再也不可能孕育像你們

一样的人了。朋友們，对于这一位死者

我实在比我在外表上欠他更多的眼泪債。

我会有时候还的，加修斯，我会有时候还的。

所以先这样吧，把他的尸体送到塔索斯去：

他的葬礼不要在我們的軍营里举行，

恐怕它会使我們不欢。路細勒斯，你來，

你也随我來，小开多：我們到战場上去。

拉比欧和佛拉徽斯，傳令我們的軍隊前進。

現在是三点鐘；罗馬人哪，在天黑以前

我們还要在第二次战斗里試試我們的命运。

〔同下。

第四場 战場上另一处

〔战鼓声。双方兵士战斗上；然后布魯特斯，小开多，路細勒斯及其他人等同上。

布魯特斯 努力啊，鄉親們，啊，努力揚起你們的头來！

开多 哪一个私生子敢不抬头？誰敢随我來？

我要到战場上去四处报出我的名字。

我是馬可斯·开多的兒子，你們听好！

我是暴君的敌人，是我的國家的朋友；

我是馬可斯·开多的兒子，你們听好！

布魯特斯 我是布魯特斯，馬可斯·布魯特斯就是我；

布魯特斯是我們國家的忠良；看我就是布魯特斯！

〔下。

路細勒斯 啊年青而高貴的开多，你倒下了嗎？

好嗎，現在你和蒂丁諾斯一样英勇地死去，

你既是开多的兒子，你也該得到同样的荣譽。

兵士一 投降，不然你就死。

路細勒斯 我只为了死才投降：

（献出金錢）这里有許多錢，請你把我立刻殺死；

殺死布魯特斯，殺死他你会得到無上光荣。

兵士一 我們不能殺他。他是个高貴的俘虜！

兵士二 讓路，喂！告訴安东尼，說布魯特斯被擒了。

兵士一 我去报告。將軍已經來了。

〔安东尼上。

布魯特斯被擒了，我的大人，布魯特斯被擒了。

安东尼 他在哪里？

路細勒斯 很安全，安东尼；布魯特斯非常安全：

我敢向你保証，絕沒有任何一个敌人

能够活捉高貴可敬的布魯特斯：

天神們都保佑他，不讓他受到这种奇耻大辱！

等你見到他的时候，不論死活，

他永远都还是布魯特斯，絕不变样。

安东尼　这不是布魯特斯，朋友，但是我可以說，
　　这个俘獲的价値也不低：好好看住他，
　　用一切的礼貌款待他：我寧願有这样的人
　　做我的朋友也不願与他为敌的。走吧，
　　去搜索一下，看看布魯特斯是死还是活，
　　然后到奥达維的軍帳里來向我报告
　　一切事情進展的情况。

〔同下。

第五場　战場上又一处

〔布魯特斯，达旦諾斯，克立特斯，斯特拉多，和伏倫諾斯同上。

布魯特斯　來吧，可憐的幸存的朋友們，在这塊大石上休息
　　一会。

克立特斯　斯塔提勒斯的火把亮了一会，但是，我的大人，
　　他后來就沒有回來：他不是被俘就是被殺了。

布魯特斯　你坐下，克立特斯：一定是被殺了；
　　这件事这时正在流行。你听我說，克立特斯。

〔耳語。

克立特斯　什么，我，我的大人？不，無論如何也不能。

布魯特斯　那么就算了，不許再說。

克立特斯　　　　　　　　　　　　我寧願自殺。

布魯特斯　你听我說，达旦諾斯。

〔耳語。

达旦諾斯　　　　　　　　　　　我能干这样的事嗎？

克立特斯　啊达旦諾斯！

达旦諾斯　啊克立特斯！

克立特斯　布魯特斯向你提出了什么不好的要求？

达旦諾斯　要我殺他，克立特斯。你看，他在想什么。

克立特斯　現在他这高貴的心里充满了悲哀，

甚至从他眼光里都流露出來了。

布魯特斯　你过來，好伏倫諾斯；听我說一句話。

伏倫諾斯　我的大人有什么吩咐？

布魯特斯　　　　　　　　　　　就是这件事，伏倫諾斯：

該撒的陰魂在晚上有兩次

在我的面前顯灵；一次在沙地士，

一次是昨天夜里在这非力比战場上：

我知道我的末日已經到了。

伏倫諾斯　　　　　　　　　　不是这样的，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不，我确信是这样的，伏倫諾斯。

你看，伏倫諾斯，这世事的演变已經到了什么地步；

我們的敌人已經把我們打到深坑旁边：

〔战鼓声低低地响。

我們最好还是自己先跳下去，不要

等他們把我們推下去。好伏倫諾斯，

你知道我們兩个从小在一起上学：

我求求你，即使僅僅为了当年的情誼，

你也替我拿住这劍柄，好讓我伏劍而死。

伏倫諾斯 这不是一个朋友应該做的事，我的大人。

〔鼓声不断。

克立特斯 快逃，快逃；这里不能再多留。

布魯特斯 和你永別了；和你；还有你，伏倫諾斯。

斯特拉多，你这一陣都在瞌睡不醒；

和你也永远訣別了，斯特拉多。鄉親們，

我从心里的深处欢喜，在我这一生里

我还沒有遇見过一个不忠实于我的人。

在这一个失敗的日子里，我所感到的光荣

將远远地超过奥达維和馬可·安东尼

在他們的罪惡的勝利中所能得到的总和。

所以，立刻和你們訣別了；因为布魯特斯的言語

已經差不多就要說完他一生的經歷了：

黑夜的陰影蒙上我的眼睛吧；我的筋骨渴望安息，

它們一生劳碌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这天。

〔战鼓声响。幕后喊"快逃，快逃！"

克立特斯 快逃吧，我的大人，快逃！

布魯特斯 你們先走！我随后就來！

〔克立特斯，达旦諾斯，和伏倫諾斯同下。

我請你，斯特拉多，你來陪伴你的主人：

你是一个很有一些長处的漢子；

在你的一生里也頗有些光荣事迹：

所以你拿住我的刀，当我扑过去的时候，

你把臉轉过去。你願意嗎，斯特拉多？

斯特拉多　先把手遞給我：再見了，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再見了，好斯特拉多。

〔扑在刀上。

該撒，你安心吧：

我殺你的时候还沒有这样一半的决心呢。

〔死去。

〔战鼓声。收兵号。奥达維，安东尼，麥沙拉，路細勒斯和軍隊同上。

奥达維　那个人是誰？

麥沙拉　是我主人的人。斯特拉多，你的主人在哪里？

斯特拉多　已經不会像你这样被縛綁了，麥沙拉。

勝利的人們至多也不过能用他点把火；

因为战勝布魯特斯的人只能是他自己，

誰也不配因为他的死而享受光荣。

路細勒斯　布魯特斯是一定这样的。我謝謝你，布魯特斯，

你为我証明了路細勒斯的話是不假的。

奥达維　一切忠誠于布魯特斯的人，我都願意厚待他們。

朋友，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斯特拉多　好，如果麥沙拉肯向你推荐我的話。

奥达維　你推荐吧，好麥沙拉。

麥沙拉　我的主人怎样死的，斯特拉多？

斯特拉多　我拿着刀，他扑上來死的。

麥沙拉　奥达維，这样你就把他收容了吧，

他是替我的主人立过最后一次功的人。

安东尼　这是他們所有的人們当中最高貴的一个罗馬人：

除了他而外，所有的叛徒們所干的事

全是因为他們忌妒偉大的該撒；

只有他，一般來說却是誠实的想法

和众人的福利，使他参加了他們。

他的一生都是善良的，而天生的素質

在他的身上完美無缺，甚至蒼天

都会挺身而出向全世界宣称“这才是一个人！”

奧达維　我們对待他应該根据他的德行，

我們应該給他全部敬礼和隆重的葬仪。

他的遺骨今晚將停放在我的軍帳里，

完全享受軍人的荣譽与敬意。

現在令战場上的人們全都休息吧，我們也去

分享这一个快乐日子的光荣。

〔同下。

William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R

本书根据 Cambridge Edition 版译出

尤利斯·该撒

[英] 莎士比亚 著

曹未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插页5 字数73,000
1983年9月新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3,000册
(据原新文艺版重印)

书号：10188·428 定价：(六)0.42元

封面设计：陈锡奎

书　号：10188·428
定　价：　0.42 元